第二十六章

思嘉从亚特兰大回到塔拉已两个星期，脚上的血泡已开始化脓，脚肿得没法穿鞋，只能踮着脚跟蹒跚地行走。她瞧着脚尖上的痛处，一种绝望之情便在她心头涌起。没法找到医生，要是它像士兵的创伤那样溃烂起来，就得等死了？尽管现在生活这样艰难，可她还想活下去呢。如果他死了，谁来照管塔拉农场呀？

她刚回到家时，曾经希望杰拉尔德往常的精神依然存在，他会主持家政，可是两周以来这个希望逐渐幻灭了。现在她已十分清楚，不管她乐意与否，这个农场和它所有的人口都得依靠她这双毫无经验的手去安排呢。因为杰拉尔德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梦中人似的，那么毫不关心塔拉，那么温厚随和。每当她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你认为最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女儿。"要不便回答更糟，居然说，"孩子，跟你妈商量呀。"

他再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了，这个事实现在思嘉已经心安理得地承认，那就是说杰拉尔德将永远等待爱伦，永远注意倾听有没有她的动静。他是在某个边境地区，那儿时间静止不动，而爱伦始终在隔壁房间里等着他。他的生存的主发条已经在爱伦去世那天被拆掉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他那充分的自信，他的鲁莽和无穷的活力。爱伦是杰拉尔德.奥哈拉平生演出过的那场闹剧的观众，现在台前的帷幕永远降落了，脚灯熄了，观众也突然消失，而这个吓呆了的老演员还留在空空的舞台上等待着别人给他提词呢。

那天早晨屋子里很安静，因为除了思嘉、韦德和三个生病的姑娘，大家都到沼泽地里找母猪去了。就连杰拉尔德也来了点劲儿，一手扶着波克的肩膀，一手拿着绳子，在翻过的田地里艰难地向那里走去。苏伦和卡琳哭了一阵睡着了，她们每天至少要来这么两次，因为一想起母亲便感到悲伤，觉得自己孤苦无依，眼泪使簌簌地从深陷的两腮上往下流。媚兰那天头一次支撑着上身靠在枕头上，盖着一条补过的床单夹在两个婴儿中间，一只臂弯里偎着一个浅黄色毛茸茸的头，另一只同样温柔地搂着一个黑色卷发的小脑袋，那是迪尔茜的孩子。韦德坐在床脚边，在听一个童话故事。

对思嘉来说，塔拉的寂静是难以忍受的，因为这使她清楚地想起她从亚特兰大回来那天一路经过的那些寂寞荒凉的地带。母牛和小牛犊已很久没出声了。她卧室的窗外也没有鸟雀啁啾，连那个在木兰树瑟瑟不停的树叶中繁衍了好几代的模仿鸟家族这天也不再歌唱了。她拉过一把矫椅放在敞开的窗口一眺望着屋前的车道、大路那边的草地和碧绿而空旷的牧常她把裙子擦过膝盖，将下巴搁在胳臂肘上，伏在窗口寻思。她身边地板上放着一桶井水，她不时把起泡的脚伸进水里，一面皱着眉头忍受那刺痛的感觉。

她心里烦躁起来，下巴钻进了臂弯里。恰好在她需要拿出最大力气的时候，这只脚尖却溃烂起来了。那些笨蛋是抓不到母猪的。为了把小猪一只只捉回来，他们已经花了一星期，现在又过了两星期，可母猪还没抓到。思嘉知道，如果她跟他们一起在沼泽地里，她就会拿起绳索，高高卷起裤脚，很快把母猪套祝可是把母猪抓到以后--要是真的抓到了，又怎么样呢？好，你就把它和那窝小崽子吃掉，可是再往后呢？生活还得过下去，食欲也不会减弱呀。冬天快到了，食物眼看就要吃光，连从邻园子里找来的那些蔬菜也所余无几了。他们必须弄到干豆和高粱，玉米糁和大米，还有--啊，还有许许多多东西。明年春播的玉米和棉花种子，新衣服，都需要啊，所有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她又怎么买得起呢？她已经偷偷看过杰拉尔德的口袋和钱柜，唯一能找到的只有一堆联盟政府的债券和三千元联盟的钞票了。这大约够他们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吧，她带讽刺意味地想，因为现在联盟的妻子已经一文不值啦。不过，即使她有钱，也能买到食物，她又怎么把它拉回塔拉来呢？上帝为什么让那匹老马也死掉了？要是瑞德偷来的那个可怜的畜生还在，那也会使他们的生活大为改观的。啊，那些皮毛光滑的惯于在大路对面牧场上尥蹶子的骡子，那些漂亮的用来驾车的高头大马，她自己那匹小骡马，姑娘们的马驹子，以及杰拉尔德的到处风驰雷动般飞奔的大公马--啊，哪怕是倔强的骡子，只要它们还有一起留下来，该多好啊！

但是，也不要紧--一旦她的脚好起来，她就要步行到琼斯博罗去一趟。那将是她有生以来最远的一次步行，不过她愿意走着去。即使北方佬把那个城市完全烧毁了，她也一定要在那里找到一个能教她怎样弄到食物的人。这时韦德那张痛苦的小脸浮现在她眼前。他又一次嚷着他不爱吃山芋；他要一只鸡腿，一点米饭和肉汤呢。前院里灿烂的阳光仿佛忽然被云翳遮住，树影也模糊起来，思嘉眼里已经泪汪汪的了。她紧紧抱着头，强忍着不要哭出声来。如今哭也没有用。只有你身边有个疼爱你的人，哭才有点意思。于是她伏在那里使劲抿着眼皮不让泪水掉下来，但这时忽然听见得得的马蹄声，不免暗暗惊讶。不过她并没有抬起头来。在过去两星期里，无论黑夜白天，就像觉得听见了母亲衣裙的悉卒声那样，她不时觉得听见了什么声响，这已经不足为怪了。她的心在急跳，这也是每逢这种时刻都有的，她随即便断然告诫自己：“别犯傻了。"但是马蹄声很自然地缓慢下来，渐渐变成从容不迫的漫步，在石子路上喀嚓喀嚓地响着。这是一骑马--塔尔顿家或方丹家的！她连忙抬起头来看看。原来是个北方佬骑兵。

她本能地躲到窗帘后面，同时急忙从帘子的褶缝中窥探那人，心情十分紧张，呼吸急促，快要喘不过起来了。他垂头弓背坐在马鞍上，是个强悍粗暴的家伙，一脸蓬乱的黑胡须披散在没有钮扣子的蓝军服上。他在阳光里眯着一双小眼睛，从帽檐下冷冷地打量这幢房子。他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把缰绳撂在拴马桩上。这时思嘉突然痛苦地缓过气来，好像肚子上挨了一拳似的。一个北方佬，腰上挎着长筒手枪的北方佬！而且，她是单独跟三个病人和几个孩子在家里呢！他懒洋洋地从人行道上走来，一只手放在手枪套上，两只小眼睛左顾右盼。这时思嘉心中象万花筒般闪映着一幅幅杂乱的图景，主要是皮蒂姑妈悄悄说过的关于坏人袭击孤单妇女的故事，比如，用刀子割喉咙呀，把病危的女人烧死在屋里呀，拿刺刀把哭叫的孩子捅死呀，种种难以言喻的恐怖场面，都因北方佬缘故而紧紧联在一起了。

她的头一个恐惧的想法是躲到壁橱里去，或者钻到床底下，或者从后面飞跑下楼，一路惊叫着奔向沼泽地，反正只要逃得掉就行。接着她听见他小心翼翼地走上台阶，偷偷地进了过厅，她才知道已经逃不出去了。她吓得浑身发抖，无法动弹，只听见他在楼下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步子愈来愈响，愈来愈胆大，因为他发现屋里一个人也没有。现在他进了饭厅，眼看马上要从饭厅出来，到厨房去了。思嘉一想到厨房，便仿佛有把刀子扎进她的心窝，顿时怒火万丈，把恐惧都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厨房啊！厨房的炉火正炖着两锅吃的，一锅是苹果，另一锅是千辛万苦从“十二橡树”和麦金托什村园子里弄来的各种菜蔬的大杂烩，这些尽管不一定够两个人吃，可是要给九个挨饿的人当午餐呢。思嘉忍着饥饿等待别的人回来，已经好几个小时，现在想到这个北方佬会一口气吃光，难怪她气得全身哆嗦了。让这些家伙通通见鬼去吧！他们像蚯虫般洗劫了塔拉，让它只好慢慢地饿死，可现在又回来偷这点剩余的东西。思嘉肚子里饥肠辘辘，心想：凭上帝作证，这个北方佬休想再偷东西了！

她轻轻脱掉脚上的破鞋，光着脚匆匆向衣柜走去，连脚尖上的肿痛也不觉得了。她悄悄地拉开最上面的那个抽屉，抓起那把她从亚特兰大带来的笨重手枪，这是查尔斯生前佩带但从没使用过的武器。她把手伸进那个挂在墙上军刀下面的皮盒子里摸了一会，拿出一粒火帽子弹来。她竭力镇静着把子弹装进枪膛里。接着，她蹑手蹑脚跑进楼上过厅，跑下楼梯，一手扶着栏杆定了定神，另一只手抓住手枪紧紧贴在大腿后面的裙褶里。“谁在那里？"一个带鼻音的声音喊道。这时她在楼梯当中站住，血脉在耳朵里轰轰地跳，她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站住，要不我就开枪了。"那声音在接着喊叫。那个人站在饭厅里面的门口，紧张地弓着身子，一手瞄着手枪，另一只手拿着那个木针线盒，里面装满了金顶针、金柄剪刀和金镶小钻石之类的东西。思嘉觉得两条腿连膝盖都冷了，可是怒火烧得她满脸通红。他手里拿的是母亲的针线盒呀！她真想大声叫喊：“把它放下！把它放下！你这脏--"可是嚷不出声来。她只能从楼梯栏杆上俯身凝视着他，望着他脸上那粗暴的紧张神色渐渐转变为半轻蔑半讨好的笑容。

“那么这家里有人了，"他说，把手枪塞回到皮套里，一面走进饭厅，差不多正好站在她下面。"小娘们？就你一个人吗。"她迅雷不及掩耳地把手枪从栏杆上伸出去，瞄准他那满是胡须的脸。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摸枪柄，这边枪机已经扳动了。手枪的后坐力使 她的身子晃了一下，同时砰地一声枪响冲耳而来，一股强烈的火药味刺入了她的鼻孔。随即那个北方佬扑通一声仰天倒下，上半身摔在饭厅门里，把家具都震动了。针线盒也从他手里摔出来，盒里的东西撒满一地。思嘉几乎下意识地跑到楼下，站在他旁边，俯身看着他那张胡须蓬蓬的脸，只见鼻子的地方有个血糊糊的小洞，两只瞪着的眼睛被火药烧焦了。这时两股鲜血还在发亮的地板上流淌，一股来自他的脸上，另一股出自脑后，思嘉瞧着瞧着，似乎才恍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是的，他死了。毫无疑问，她杀了一个人！

硝烟袅袅地向房顶上升，两摊鲜血在她脚边不断扩大。她站在那里，也不知过了多大一会，仿佛在这夏天午前闷热的死寂中，每一种不相关的声音和气味，如她心脏擂鼓般的怦怦急跳声，木兰树叶的轻微瑟瑟声，远处沼泽地里一只鸟儿的哀鸣，以及窗外花卉的清香，等等，都大大加强了。她杀死了一个人。她，本来连打猎时都不爱靠近被追杀的动物，是一个连牲畜被宰杀时的哀号或罗网中野兔的尖叫声不忍听的姑娘。她意识迟钝地思索着。杀人了！我没有犯谋杀罪。啊，我不会做这样的事！她向地板上针线盒旁边那只毛茸茸的手瞟了一眼，突然又振作起来，心中涌起了一种冷静而残忍的喜悦。她简直想用脚跟往他鼻子上那个张开的伤口踩几下，并从她赤脚上沾染了鲜血那种暖乎乎的感觉中汲取难得的乐趣。她总算替塔拉农场--也替爱伦打出了复仇的一击了。楼上穿堂里传来急促踉跄的脚步声，接着停顿了一下，随即又更加快了，但显然是虚弱而艰难的。中间还夹杂着金属的丁当声。这时思嘉恢复了时间和现实的概念，她抬头一看，看见媚兰在楼梯顶上，身上只穿了件当睡衣的破衬衫，一只瘦弱的手臂因拿了查尔斯的那把军刀而沉重地耷拉着。媚兰把楼下的全部情景，包括那具穿蓝军服倒在血泊中的尸体，他旁边那只针线盒，手里握着长筒手枪，脸色灰白、光脚站在那里的思嘉，通通看得一清二楚。

她默默地看着思嘉，那张通常是温柔的脸上闪烁着严峻而骄傲、赞许和喜悦的微笑，这和思嘉胸中那团火热的混乱情绪正相匹配。“怎么--怎么--她也像我一样啊！她了解我这时的心情呢！"思嘉在长长的一段沉默中这样想着，"她也会干出同样的事啊！"她浑身激动地仰望着那个脆弱的摇摇欲倒的姑娘，那个让思嘉从没好感，只有厌恶和轻蔑的姑娘。现在，思嘉竭力克制住自己对艾希礼妻子的憎恨，心中涌起了一股敬佩的友情。她突然以一种从来不曾被什么琐屑情感触发过的洞察力看见了，在媚兰那轻柔的声音和鸽子般和善的目光下有着一把锐利的无坚不入的钢刃，同时感到媚兰宁静的血液中也同样蕴藏着勇敢的旗帜和号角！

“思嘉！思嘉！"苏伦和卡琳怯弱的尖叫声从关着的房间里传出来，同时韦德在哭喊着"姑姑，姑姑！"媚兰连忙用一个手指抿着嘴，一面把军刀放在楼梯顶上，艰难地横过楼上的穿堂，把病室的门推开。“别害怕，姑娘们！"听声音她似乎兴致很好。"你们大姐想把查尔斯的那支手枪擦擦，结果枪走火了，差点把她吓死了！"……"好了，韦德.汉普顿，妈妈不过把你爸的手枪打了一响嘛！她也会让你打的，等你长大些。”“多冷静的一个撒谎家！"思嘉不由得钦佩地想。"我可不会这么快就编出来埃可是，他们总会知道我干了些什么。干吗要说谎呢？"她又低头看看那具尸体，不过因为怒火和惊骇都已经消失，现在只有满怀厌恶的感觉，同时两个膝盖也因此战栗起来了。这时媚兰又挣扎着来到楼梯顶上，扶着栏杆，紧紧咬住灰白的下嘴唇，一步步走下楼来。“回床上躺着去，傻瓜，你这是自己找死呀！"思嘉向穿得很少的媚兰嚷着，可媚兰还是艰难地走到了楼下穿堂里。

“思嘉，"她小声说，"我们得把他从这里弄出去埋起来才行。他可能不是单独一个人，要是旁的人发现他在这里--"她抓住思嘉的胳臂站稳了身子。“他一定是单独一人，"思嘉说。"我在楼上窗口没看见有别人。他一定是个逃兵。”“即使他是单独一人，也不能让人知道。那些黑人会议论的，然后他们就会来抓你的。思嘉，我们一定得赶在那些去沼泽的人回来以前把他埋掉。"思嘉在媚兰的极力主张和热情催促下开始心动了，她苦苦思索起来。“我可以把他埋在花园葡萄架底下的一个角落里，那里土很松，是波克挖酒桶的地方。可是我怎么把他弄去呢？”

“我们俩每人抓住一只脚，把他拖去，"媚兰果断地说。思嘉虽然不怎么赞成，可她对媚兰却越发敬佩了。“我一个人来拖吧。你连只猫也推不动呢。"她粗声粗气地说。"你回床上躺着去，你这会害了自己的。别妄想给我帮忙了，否则我要亲自把你背回楼上去。"媚兰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丝理解的微笑。"你真可爱，思嘉。"她说着便在思嘉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当思嘉还没从惊讶中恢复过来，她又继续说：“要是你把他拖出去，我就来擦地--擦这些脏东西，趁那几个人还没回来，不过思嘉--”“嗯？”

“你说我们不妨搜搜他的背包，好吗？他可能有些吃的东西呢。”“我看可以，"思嘉说，深恨自己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来搜他的口袋。你去拿背包。”“我的天，”她小声说，一面掏出一个用破布卷好的鼓鼓囊囊的钱包来。"媚兰--媚兰，我想这里面全是钱呢！"媚兰默不作声地突然在地板上坐下，背靠着墙壁一动不动。“你看，"她颤抖着说，"我觉得有点发软了。"思嘉把那块破布撕掉，两手哆嗦着打开皮夹子。

“你瞧，媚兰--你瞧呀！”媚兰看了目的地，觉得眼睛发胀。那是一大堆乱成一团的钞票，联盟的和联邦的票子混在一起，中间夹着三枚闪闪发光的金币，一枚十美元和两枚五美元的。“暂时别去数了，"媚兰看见思嘉动手数那些钞票，便这样说。"我们没时间--”“难道你不明白，媚兰，这些钱就意味着我们有了吃的呢。”“是的，是的，亲爱的，我明白，不过现在没有时间。我就去拿那个背包，你再看看旁的口袋。

思嘉很不愿意放下钱包。一幅灿烂的远景就在她眼前摆着--现金，北方佬的马，食物！上帝毕竟不亏待我们，尽管他采取了十分古怪的手段，但总算在救助我们了。她坐在那里凝望着钱包笑个不停，结果媚兰只得索性把钱包从她手里夺了过来。“快！”裤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截蜡烛、一把小折刀、一小块板烟和一团绳钱。媚兰从背包里取出一包咖啡，她贪馋地闻了闻，仿佛是世界上最香的东西；接着取出一袋硬饼干，一张嵌在镶珍珠的金框里的小女孩相片，看到这相片时她的脸色变了。还有一枚石榴别针、两只很粗的带细链条的金镯子、一只金顶针，一只小银杯、一把绣花用的金剪刀、一只钻石戒指和一副吊着钻石的耳环，这钻石连外行一看就知道每颗超过了一克拉。

“一个贼！"媚兰小声说，不由得从那尸体旁后退了两步。“思嘉，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偷来的！”“当然喽，"思嘉说。"他到这里来也是想偷我们的东西呢。”“幸亏你把他打死了，"媚兰温柔的眼睛严峻起来，"现在赶快，亲爱的，把他弄出去吧。”思嘉弯下身子，抓住那具尸体脚上的靴子，使劲往外拖。她突然感到他那么沉重，而且自己的力其实在太小了。也许她根本拖不动他？于是她转过身去，面对着尸体，两只手各抓起一只靴子夹在两腋意{下，拼命往前拖。那尸体果然移动了，但又突然停下来，原来在兴奋时她把那只肿痛的脚全给忘了，如今却一阵剧痛袭来，使她不得不改换姿势，把重心放在脚后跟上，咬着牙一步步挪动。就这样拖着，挣扎着，累得满头大汗，她把他弄到了穿堂里，身后地板上留下一道血迹。“要是一路血淋淋地穿过后院，我们就隐瞒不往了，"她气喘吁吁地说。"媚兰，把你的衬衣脱下来，我要把他的头包上，堵住那个伤口。"

媚兰苍白的脸陡地绯红了。“别傻了，我不会瞧你的，"思嘉说。"我要是穿了衬裙或内裤，也会脱下来的。媚兰背靠墙壁蹲下，将那件破旧的亚麻布衬衣从身上脱下来，悄悄扔给思嘉，然后双臂交抱着尽可能遮住自己的身子。“感谢上帝，好在我还没羞怯到这个地步，"思嘉心想，同时感觉到而不是看到了媚兰那十分尴尬的模样。于是她用破衣裳把那张血污的脸包起来。歪歪倒倒挣扎了好一阵，她才把具尸体从穿堂拖到了后面走廊上，然后停下来，用手背擦掉额上的汗珠，回头看看媚兰，只见她靠墙根坐在那里，两臂紧抱膝盖遮掩着裸露的乳房。媚兰在这样的时刻还一味地拘礼害羞，真是太傻了，思嘉想到这里就恼火了，正是因为这种过分拘谨的作风常常叫思嘉瞧不起她。不过她随即又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毕竟--毕竟，媚兰在分娩后不久就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并且拿起一件连她也很难举起的武器赶着支持她来了。这里表现了一种思嘉深知自己并不具备的勇气，一种犀利而坚韧的勇气，如媚兰在亚特兰大陷落那天夜里和回家的长途旅行中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捉摸不着也不显眼的勇气，正是威尔克斯家的人所共有的，但思嘉却不理解，只不过勉强表示赞赏罢了。

“回床上躺着去，"她回过头来说了一声。"要不你就活不成了。让我把他埋掉以后再来擦洗这些脏东西吧。”“我去\_\_\_拿条破地毯来擦吧，"媚兰小声说，一面皱着眉头看看那摊血污。“那好，我不管了，你就自己找死去。要是我还没有弄完就有人回来了，你把他们留在屋里，告诉他们那骑马是刚刚从别处跑来的。"媚兰坐在早晨的阳光下瑟瑟发抖，一面捂住耳朵，免得听见死人脑袋一路敲着走廊台阶的砰砰声。一看便知道它是从最近的战斗中跑散的，没有人问起那骑马的来历。而且大家都很高兴把它养起来。那个北方佬被思嘉在葡萄架下她刨的一个浅坑里。撑着葡萄滕的那几根柱子早已腐朽，那天晚上思嘉用菜刀把它们砍了几下，结果连棚带藤倒下来。盖住了那个坟堆。后来思嘉从不提起要换几根柱子把这棚架修复一下，即使那几个黑人知道了其中的缘故，他们也没有作声。

好几个漫漫长夜，她躺在床上因过度疲劳而睡不着时，也不见有鬼魂从那浅浅的坟穴里出来打扰她，她回想起来既不害怕也不懊丧。她纳闷地想，要是一个月以前，她还根本干不出这种事来呢。年纪轻轻的汉密尔顿太太，两颊上漾着酒窝，戴着丁丁当当的耳附子，看起来似乎懦弱无能，却居然把一个男人的脸打得稀烂，然后赶忙刨了个坑把他埋了！思嘉狰狞地笑了笑，心想要是那些认识她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会吓成什么样子埃"我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她这样决定。事情既然过去就完了。那才傻呢。而且我要是不杀了他，我想--我想我回来以后是有点变了，否则我是干不出来的。"以后，凡是遇到什么不愉快或者棘手的事，她心里就出现一个念头：“我连人都杀过，这等事当然干得了。"她并非有意识地这样想，而是一种隐蔽的思想活动，不过它的确能帮助她鼓起勇起来。

她的变化实际上比她自己所知道的要大得多。她的心上已逐渐长期了一层硬壳。那是她在“十二橡树”村奴隶住宅区的菜地里躺着时开始形成的。如今有了一骑马，思嘉可以自己去看看邻居们家里发生的事了。自从她回家以后，她心里一直有个问题在不断折磨她：“我们是这个县里唯一留下的人家吗？难道别的人家都给烧光了？他们全都逃到梅肯去了？"她每一想起刚刚目睹过的”十二橡树"村、麦金托什和斯莱特里家那些废墟，就几乎不敢去了解全县的真相了，不过无论情况怎么坏，了解了总比整天纳闷要好一些。于是她决定首先骑马到方丹家去看看，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家最近，而是想到可能方丹大夫还在那里。媚兰需要请大夫看看呢。思嘉有些担心，她本来应该逐渐恢复了，可现在仍很虚弱。这样，一等她的脚好了些能穿上鞋时，就骑上北方佬的那骑马出发了。她一只脚搁在缩短了的马镫里，另一条腿像跨女鞍似的盘在鞍头，策着马经过田野向米莫萨跑去。她一路上硬起心来作好准备，因为说不定那地方也被烧了。

她又惊又喜地看见那所褪色的黄灰泥房子仍立在米莫萨的树林里，似乎还跟过去一样。当方丹家的三个女人从屋里出来叫嚷着欢迎她吻她时，兴奋极了，她心里感到又温暖又喜悦。

可是，等到头一阵喜相逢的热烈劲儿过去，她们一起走进饭厅坐下之后，思嘉便觉得周围有点冷淡了。原来北方佬并没有到过米莫萨，因为这里离大路比较远。因此方丹家的牲口和粮食都还保留着，只不过也像塔拉和整个乡下一样周围是一片罕见的寂静。除了四个干家务的女仆，所有的奴隶因为害怕北方佬要来都跑掉了。庄子里已没有男人，只有萨莉的小男孩乔，可他刚刚扔掉尿布还不能算个男人呢。这所大房子里只住着七十多岁的方丹老太太，还有她的儿媳，一个已经五十来岁但大家都习惯称为少奶奶的女人，以及刚二十的萨莉。他们和邻居家离得很远，孤零零的，不过他们即使害怕也不轻易表露出来。思嘉想，这大概是因为萨莉和少奶奶过于畏惧那位十分脆弱但又倔强的老太太，不敢流露内心的不安吧。这位老太太，连思嘉自己也怕她，因为她那眼尖嘴利的厉害劲儿，思嘉早已领教过了。

这几个友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年纪又想差很远，可她们在精神和经验上有一种共同之处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了。她们三个都穿着家染的丧服，都显得疲倦、忧伤、烦恼，心里都忍受着一种悲痛，这悲痛虽不表现为愠怒或诉苦，但却从她们的微笑和欢迎的话语中隐隐流露出来。因为她们的奴隶都跑了，她们手中铁成了废纸，萨莉的丈夫乔已在葛底斯堡牺牲，年轻的方丹大夫在维克斯堡得痢疾死后少奶奶也当了寡妇。至于另两个小伙子，亚历克斯和托尼，谁也不知道，他们到了弗吉尼亚什么地方，是死是活；连老方丹大夫也跟着惠勒的骑兵上前线去了。“老傻瓜都七十三了，尽管他自己想装得年轻一些。而且一身的风湿病就像猪身上的跳蚤一样，"老太太说着，对自己的丈夫满怀骄傲，眼眼里流露的光辉早已把这些假意讽刺的话给揭穿了。“你们这里亚特兰大的什么消息吗？”思嘉等她们心境平静了些才这样问。

"我们什么也不了解呢，完全被困在塔拉。”“唔，孩子，"老太太说，她像惯常那样把话头接过来，"我们这里也像你们一样闭塞死了。除了听说谢尔曼终于占领了城市，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唔，他到底占着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仗打到了哪里呢？”“三个女人孤零零地住在这乡下，几个星期也看不到一封信或一张报纸，还了解什么打仗的情况呀？"老太太尖刻地说，"我们这里有个黑人遇到过另一个黑人，那个黑人有个朋友就琼斯博罗去过，我们这才听到了一点消息，否则什么也不知道。据他们说，北方佬就待在亚特兰大休整他们的人马，不过这是不是真的，我和你一样都只能自己去判断了。按说经过我们这一阵打击，他们也的确需要休息休息了。

“你想想看，你们这一阵子一直待在塔拉，我们竟一点也不知道！"少奶奶插嘴说，"啊，我多么懊愧自己没有骑马到那边去看年呀！不过这边的事情也实在太多，黑人们都跑了，我脱不了身。说起来自己也真不像邻居呢。不过的确，我们还以为塔拉像'十二像树'村和麦金托什家那样被北方佬烧了，你们都逃到梅肯去了。我们做梦也没想到你思嘉还在家里呢。”“可不是？那是奥哈拉先生家的黑人跑到这里来，吓得眼睛鼓鼓的，告诉我们说北方佬要烧塔拉了，这叫我们怎能不那样想呢？"老太太插嘴说。“而且我们还看得见--"萨莉也开口了。“别的岔嘛，我正要说呢，"老太太赶快又抢了过去。"他们还说北方佬在塔拉到处都搭起帐篷，你家的人一定会到梅肯去。接着，那天夜里我们看见塔拉那边腾起了一片火光，连续了好几个小时，这可把我们的傻黑人吓坏了，他们随即全跑了。那究竟烧的什么呀？”“我们家全部的棉花--价值十万美元的棉花。”

“这幸亏不是房子呢，"老太太说，她将下巴颏儿搁在拐杖把上，"你们家的棉花向来比哪一家都多，能够收满一屋子。顺便问一下，你们是大家都动手摘棉花的吧？”“不，"思嘉说，"何况如今大部分棉花都毁了。我想剩下的不会超过三包了，都在河滩上很远的田里，这能派什么用场呢？我们家那些干田间活的丛都跑了，没人摘棉花了！”“我的天，'我们家那些干田间活的全都跑了，没人摘棉花了！'"老太太模仿着说了一遍，然后讽刺地向思嘉瞧了一眼。"小姐，你自己这双灵巧的手，还有你那两个妹妹的，都出了什么毛病了？”“我？摘棉 吓 花？"思嘉惊讶地叫起来，仿佛老太太要她干什么坏事。"像个干田间活的？像斯莱特里家的女人那样吗？像那些穷白人？”“真是！穷白人，难道这辈子不是又温和又高尚吗？让我告诉你，小姐，我当姑娘的时候彻底破产了，我就甘愿老老实实凭自己的一双手干活，也干田间活，直到父亲又攒下钱买了些黑人。我自己锄地，自己摘棉花，而且如果需要今天还能做一些。看样子我还真得做呀。穷白人，真是！”

“唔，不过方丹妈妈，"她的儿媳喊道，一面向那两个姑娘投去祈求的眼色，请她们帮忙安抚安抚老太太。"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如今时代变啦。”“就需要老老实实劳动这一点来说，时代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位目光犀利的老太太继续说，她根本不接受安抚，"而且思嘉，我很为你母亲害臊，叫你站在这里说这种话，仿佛老老实实的劳动会把穷白人排除在高尚人类之外似的。'在亚当和夏娃男耕女织的时候'--"为了话题，思嘉赶快询问：“塔尔顿家和卡尔弗特家怎么样了？都给烧了没有？他们逃到梅肯去了吗？”“北方佬从来没到过塔尔顿家。他们家像我们一样，离大路很远。不过北方佬到卡尔弗特家去过，把那里的牲口和家禽都给抢走了，黑人们也跟着他们走了----"萨莉开始这样说。老太太插嘴接下去。

“嗨！他们答应给那些妻子穿绸缎衣服，戴金耳坠子--这就是他们干的勾当。凯瑟琳还说过，那些骑兵竟把黑人傻子放在背后马鞍上带走呢。好吧，她们最后得到的都不过是些混血娃娃罢了，我想北方佬的血统对这种种族也不会起什么改良作用的。”“啊，方丹妈妈！”“媳妇，用不着吓成这个样子嘛，我们都是结了婚的，不是吗？而且，上帝知道，我们在这以前已见过不少的黑白混血儿了。”“他们怎么没有把卡弗特家的房子烧掉呢？”“那房子是靠了小卡尔弗特和她的北方佬监工希尔顿同声求情才获救的，"老太太说。她经常把那个前任女家教师称为小卡尔弗特太太，虽然第一位卡尔弗特太太死了已２０年了。

“'我们是坚决的联邦同情者，'"老太太用她又长又细的鼻子瓮声瓮气地模仿着说。"凯瑟琳说他们两人不顾一切地发誓，说卡尔弗特一家全是北方人。还说卡尔弗特先生是死在大荒原呢！还说雷福德死在葛底斯堡，凯德死在弗吉尼亚军队里！凯瑟琳感到可耻极了，说那房子宁愿被烧掉呢。她说凯德回家后听了这些会气炸的。不过，这正是一个男人娶上北方老婆应得的报应--她们不顾体面，没有自尊心，只考虑自己的性命……可他们怎么会没有把塔拉烧掉呢，思嘉？"

思嘉迟疑了一会才回答。她知道紧接着还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你们家的人都怎样了？你的亲爱的母亲呢？"她知道不能告诉她母亲死了。她知道如果说出那几个字，甚至只要在这几位富于同情心的女人面前想起那几个字来，她就会伤心落泪乃至放声大哭的。可她不能哭呀，她这次回家以后还没真正哭过，但她知道只要一旦把闸门打开，她那勉强保持着的勇气就会全部消失了。不过她惶惑地面对周围这几张友好的脸孔时，心里也很清楚，要是她瞒着不告诉她们母亲死了，方丹全家的人都永远也不会饶恕她的。在全县妇女中还很少有人像爱伦那样受到她的赞赏呢。老太太特别钟爱爱伦。“好，说下去，"老太太催她，两只眼睛严厉地盯着。"难道你还不清楚，小姐？“唔，你看，我是到这边的战争结束后那天才回家的，"她赶忙回答。"那时北方佬全都走了。爸----我爸对我说--说他让北方佬没有把房子烧掉，理由是苏伦和卡琳得了伤寒，正病得厉害，不能移动。”

“我这可是头一回听说北方佬做这样的好事呢，"老太太说，好像她很不高兴听人说侵略者的好话似的。"那么这两个女孩子现在怎样了？”“唔，她们好些了，好得多了，只不过还很虚弱，"思嘉回答。接着，眼看老太太话到嘴边就要问偏爱伦来了，她急忙寻找别的话题。“我--我想，不知你们能不能借点吃的给我们？北方佬像蝗虫一样把我们家的东西全都吃光了。不过，要是你们家也短缺，那就不妨直说，而且--”“叫波克赶辆车子过来，让他把我们家的东西，像大米呀、玉米粉呀、火腿呀、还有鸡、都拉一半过去，"老太太说，一面突然向思嘉犀利地盯了一眼。“啊，那太多了！真的，我--”

“我不爱听这种话，别说了！如果那样，还要邻居干什么？”“你真是太好了，我怎么能--不过我得走了。家里的人会为我着急的。"老太太抓住思嘉的胳膊，忽地站起身来。“你们俩留在这里，"她命令儿媳妇和萨莉，一面推着思嘉到后面走廊去。"我要跟这孩子说句悄悄话。思嘉，扶我下台阶去。"少奶奶和萨莉跟思嘉说了声再见，并答应很快就去看她。她们十分诧异，不知老太太要跟思嘉说些什么。这一点，除非她自己透露，她们是永远也不会知道。年老的太太们总是这样古怪，少奶奶低声对萨莉说，接着她们都回头干自己的缝纫活去了。

思嘉一只手抓着缰辔站在那里，心中纳闷不知老太太要说佬。“现在，"老太太盯着思嘉的脸孔严肃地说，"你还隐瞒着什么呢？塔拉到底怎么样了？”思嘉抬头注视着那双犀利的老眼睛，知道自己可以忍住眼泪把真相说出来了。因为在方丹老太太面前，如果不得到她明白同意是谁都不敢哭的。“母亲死了，"思嘉低沉地说。这时那只握着她胳臂的手抓得更紧，使她觉得痛了，同时老太太那又黄又皱的眼皮在迅速眨动着。

“是北方佬杀了她？”“她是得伤寒病死的。我回家的前一天去世的。”“别去想这些了，"老太太严厉的口吻说，思嘉见她正竭力抑制自己的感情。"那么你爸呢？”“爸已经--爸已经不正常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说下去，他病了吗？”“那震动--他显得很奇怪--他不怎么--”“不要说他不正常。你的意思是有点心理失常吧？

听到事情的真相就这样坦白地说明了，思嘉顿感轻松，如释重负。这位老太太多好，她也不表示同情来让你伤心呢。“是的，"她沉思地说，"他心理失常了。他显得晕晕乎乎，似乎连母亲去世也不记得了。唔，老太太，看着他久久地坐在那里耐心等待着母亲，我真受不了。他以前急躁得像个孩子。不过，如果他记得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就更糟了。他端坐在那时侧耳倾听有没有母亲的动静时，常常会突然跳起来，笨拙地走出门去，一直走到墓地。过了一会，他才拖着两条腿走回家来，泪流满面地反反复复说：'凯蒂.思嘉，奥哈拉太太死了呢。你母亲死了，'仿佛我才头一次又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我早就听厌了，都忍不住要惊叫了。有时在深夜，我听见他在呼唤她，便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去对他说她正在棚屋区护理一个生病的黑人呢。这时他焦躁起来，因为她是经常为了看护病人而没日没夜地忙碌的。于是，你就很难让他回到床上去了。我真希望方丹大夫还在家呢！爸就像个孩子。啊，我想他对爸一定有办法的。而且媚兰也需要请个大夫瞧瞧。她产了那个婴儿之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本来应当--”“媚兰--婴儿？她跟你们在一起？”

“是的。”“媚兰跟你们在一起干什么？她干吗不跟她姑妈和别的亲人住在梅肯？尽管她是查尔斯的妹妹。我从不认为你会怎么喜欢她，小姐，那么，跟我谈谈这件事吧。”“老太太。说起来话长，你不要回到屋里去，好坐下来细谈？”“我能站嘛，"老太太简单地说。"而且如果你当着别人的面讲你这段故事，他们便会大声嚷嚷，会让你为自己感到遗憾。好，我们就谈吧。"思嘉从围城和媚兰的怀孕开始讲起，最初还有点支支吾吾，但在那双犀利的老眼睛不放松的注视下，她讲着讲着，那些生动和恐怖的词句便源源不绝地出口了。所有情节都记起来了，如婴儿诞生的那个大热天，恐惧时的痛苦，全家逃跑和瑞德的中途抛弃。她谈了那天晚上的一片漆黑，第二天清早看见的那些孤零零的烟囱，沿途的死人死马，饥饿，荒凉，以及生怕塔拉也烧掉的焦急心情，等等。

“当时我想只要能回到母亲身边，她就可以安排一切，我就可以卸掉肩上的担子了。我在回家的路上曾经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事都发生在我身上，可是直到我听说母亲去世时，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最可怕的事了。"她垂下眼睛看着地上，等老太太说话。接下来的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以致她怀疑老太太是否理解了她这绝望的处境。最后老太太才开了口，那声调是温和的，比思嘉听过她对任何人说的都温和得多。

“对于女人来说，孩子，要对付一个比可能遇到的还要坏的处境，是十分不幸的事，因为她一旦对付了最坏的处境，以后就什么也不害怕了。可是一个女人要是什么也不害怕，那就糟啦。你以为我不理解你刚才的说的--你所经历过的那些事吧？不，我很理解。我在你这个年纪，碰上了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叛乱，正好是米姆斯要塞大屠杀之后--是的，"她若有所思地说，"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就在你这个年纪，那时我设法逃到灌木林里躲起来，躺在那里看见我们的房子被放火焚烧，还看见印第安人剥我兄弟和姐妹的头皮。可我只能躺着，祈祷那火光不要把我躲藏的地方照出来。他们把母亲拖到外面，在离我大约二十英尺的地方把她杀害了。接着又剥了她的头皮。还不断有印第安人跑回来用鹰头斧子砍她的脑盖骨。我呢，我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可不躺在那里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第二天早晨，我动身到最近一个居留地去。它在大约三十英里开外的地方，可是我花了三天才走到，中间穿过沼泽地，也遇到过印第安人。到那里之后，他们还以为我发疯了呢。……我就是在那里碰见方丹大夫的。他照顾我……唉，是的，我说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我就什么事或什么人也没有怕过，因为我已经见识过可能碰到的最坏情况了。而这种无所畏惧剥夺了我大量的幸福，给我带来了许多麻烦，上帝有意要让女人胆小怕事，因此一个不怕事的女人总是有点不怎么正常的……思嘉，你还是应当保留一点东西让自己害怕--就像保留一点东西让自己珍爱一样……"

她的声音渐渐低了，仿佛默默地站在那里回顾半个世纪思嘉不耐烦地挪动着身子。她原以老太太是要了解她，也许还会给她指出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她却一味谈起你还没有出生时的往事来了。这种事情谁会感兴趣呢？思嘉真后悔自己不该把实情全部告诉她。“好，回家去吧，孩子，要不我们他们会惦记你了，"她突然这样说。"叫波克今天下午就赶着车子来……也不要以为你自己能放下担子。我很清楚，因为你就是放不下嘛。"那年深秋季节一直持续到１１月，而温暖天气对于在塔拉的人来说是很舒适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他们现在有了一骑马，可以不用步行外出了。他们早餐时有煎蛋，晚餐有火腿，再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山芋、花生和苹果干，甚至有一次过节还吃了烤鸡呢。那头老母猪也终于抓到了，现在和它的那窝小猪被关在屋基底下的猪圈里，正高兴地嘟囔呢。有时猪大声尖叫，闹得屋里的人没法说话，不过这声音听起来也是满愉快的。这意味着冷天和宰猪季节一到，白人就有新鲜猪肉，黑人也有猪下水好吃了，同时还意味着大家冬季都有吃的啦。

拜访方丹家以后思嘉精神上受到的鼓舞，比她自己所意识到的要大得多。只要知道了她还有邻居，她家的一些朋友和他们的旧居都安然无恙，就足以把她回塔拉最实阶段所经受的损失和孤独感驱散了。方丹和塔尔顿两家的农场都不在军队必经的地区，他们又很慷慨，把家里仅有的东西分了一部分给她。按照这个县的传统习惯，邻居们应当彼此帮助，因此他们不要思嘉一分钱，说她自己也会那样做的，还说等到明年塔拉又有了收成以后，再偿还也可以。思嘉现在有食物养家了，而且还有一骑马，还有从北方佬逃兵身上搜到的那些钱和珠宝。如今最需要的是衣服。她明白，如果打发波克到南边去买，那是很冒险的事，因为无论北方佬还是联盟军队都可能把马掳去。不过，她至少已有钱买衣服，有马和车子可以外出了。也许波克去办这件事不一定会被抓吧。总之，最苦的时期已经熬过去了。

每天早晨思嘉一起来，就感谢上帝给了她一个晴天和暖哄哄的太阳，因为每一个好天气都可以推迟那必然到来的寒冷季节，那时就不能不穿暖和的冬衣了。如今，每天都有新的棉花搬进原先奴隶们住的棚屋，那是农场剩下的唯一贮藏处。田里的棉花实际睦比思嘉和波克所估计的要多，大概能收到四包，因此眼看就要把棚屋堆满了。尽管方彤老太太曾尖刻地批评过。思嘉不打算自己到田里去摘棉花，要让她这位奥哈拉家的小姐，如今塔拉农场的女主人，亲自下大田去劳动，这毕竟是不可想像的事。要是那样，不就把她摆在跟蓬头散发的斯莱特里太太和埃米同等的地位上了吗？她的打算是让黑人干田间活，她和几位正在恢复健康的姑娘干家务，但这里碰到了一种等级制情绪的反抗，这情绪比她自己的还要强呢。波克、嬷嬷和百里茜一想到要下大田干活，便大声嚷嚷起来。他们反复强调自己是干家务的黑人，不是干田间活的。特别是嬷嬷，她激愤地宣称她连院子里的活也从没干过。她出生在罗毕拉德家族的大宅里，而不是在奴隶的棚屋里；她是在老夫人卧里长大的，晚上就睡在夫人床脚边的一张褥垫上。唯有迪尔茜什么也不说，并且瞪着眼睛狠狠盯住百里茜，叫这个小家伙很不自在。

思嘉毫不理睬他们的抗议，把他们通通赶到棉田里去。不过嬷嬷和波克动作那么慢，又不停地唉声叹气，结果思嘉只得叫嬷嬷回到厨房做饭，叫波克到林子里捉野兔和负鼠，到河边钓鱼。看来摘棉花有点降低波克的身份，而打猎和钓鱼就不同了。接着，思嘉将两个妹妹和媚兰也安排到田里干活，可效果同样不好。媚兰把棉花摘得又快又干净，很乐意在大太阳下干了一个小时，可随即不声不响地晕倒了，于是只得卧床休息一周。苏伦闷闷不乐，热泪盈眶，也假装晕倒在田里，但思嘉往她脸上浇了一葫芦凉水后她便立刻清醒，像只恶猫似的啐起唾沫来。最后她干脆拒绝不去了。“你不能强迫我。我就不愿意跟黑人一样在田里干活嘛！要是我们的朋友有人知道了怎么办呢？要是--要是让肯尼迪先生知道了呢？如果母亲知道--”

“只要你敢再提一句母亲，苏伦.奥哈拉，我就把你揍扁，”思嘉大声喝道。"母亲干起活来比这里的哪个黑人都辛苦，难道你不知道，你这千金小姐？”“她没有！至少不是在田里。你也不能强迫我去干。我要到爸那里去告你，他不会让我干的。”“看你敢去找爸，拿我们这些事打扰他！"思嘉既生妹妹的气，又怕父亲伤心，真是狼狈透了。

“我来帮你做吧，姐姐，"卡琳温顺地插嘴说。"她还没有完全好，也不该出门晒太阳呢。我会把苏伦和我自己的活都干完的。"思嘉满怀感激地说：“谢谢你，小乖乖，"但她瞧着这位小妹妹又发起愁来。卡琳一直很娇嫩，以前像果园里春风吹开的花朵般白里透红，可现在红晕已经消失，只不过那张沉思可爱的脸上还流露着花一般的品性。她自从在病中恢复知觉时发现母亲去世以后，就变得沉默寡言，而且有点心神不定。她发现周围的环境已完全改变，思嘉像个碎嘴嬷嬷似的，不停地劳动已成为新的生活规律了。像卡琳这样天性娇弱的人，是很难适应这些变化的。她简直不理解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只像个梦游人似的走来走去，做着分配给她做的事情。她看来很脆弱，实际上也是这样，但她同时又随和，听话，乐于帮助别人。她要么是在按思嘉的吩咐做事，要么就拿起念珠，嘴里念念有词地为她母亲和布伦特.塔尔顿祈祷。思嘉从没想到卡琳会对布伦特的死这样伤心不已。这样念念不忘，在思嘉心目中，卡琳还是那个"小妹妹"，还那么幼小，不可能有一桩真正严肃的恋爱事件呢。

思嘉站在太阳下的棉田里，她已累得腰酸背痛，腰都直不起来，两只手也被棉桃磨粗了，真希望有个能把苏伦的精力和体力跟卡琳的温柔品性结合起来的妹妹埃因为卡琳摘得又卖力又认真，可是劳动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看出她（不是苏伦）实际上身体还没有全好，还不宜做这种活儿，结果思嘉只得把她也送回家去了。现在跟她一起留在棉田里劳动的只有迪尔茜和百里茜母女俩了。百里茜懒懒散散、时紧时慢地摘着，不断地抱怨脚痛背痛，还说肚子也有毛病，浑身都瘫了，等等，直到她母亲拿起棉花秆抽她，她才尖叫几声了事。这以后她可以稍稍好一点，同时故意离得远远的，叫她母亲再也打不着她。迪尔茜不知疲倦、默默无言地干着，像一架机器。思嘉自己除腰酸背痛外，肩膀也因背棉花袋被磨破了，因此便觉得迪尔茜十分可贵，就好比是金子铸的。

“你真是太好了，迪尔茜，等到将来又过好日子了，我决不忘记你这样辛辛苦苦劳动。”她真诚地说。这个青铜的女巨人跟旁的黑人不一样，她受到夸奖时既不高兴得咧嘴微笑，也不兴奋得浑身哆嗦。她只把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转向思嘉，并郑重其事地说：“谢谢你，太太。不过杰拉尔德先生和爱伦小姐都对俺很好。杰拉尔德先生把俺的百里茜也买了过来，省得俺惦记她，这俺总不能忘记嘛。俺是个带印第安血统的人，印第安人对那些待他们好的人是不会忘记的。俺就担心俺的百里茜。她真没用埃像她爸一样，看样子纯粹是黑人，她爸就很不认真。"尽管思嘉请人帮着摘棉花碰到困难，尽管她自己劳动时感到非常辛苦，可是眼看棉花一点点从田里搬进了棚屋，她的热情也就越来越高了，棉花这东西总能给人一种可靠和稳定的感觉。塔拉农场是靠棉花致富的，甚至整个南方都是如此；而思嘉是个不折不扣的南部人，她充分相信南部会从这些红土壤的田地里复兴起来。

当然，她收获的这点棉花不算多，可还是有些用处。这会换来一小笔联盟政府的钞票，因此可以帮助她把北方佬钱包中的那些联邦货币和金币留下来，等以后需要时再用。明年春天她要设法让联盟政府把他们征用的大个子萨姆和其他干田间活的黑人放回来；要是政府不放，就用北方佬的钱向邻居租用一些。明年春天，她将要播种啊，播种……想到这里，她把累弯了的腰背挺得笔直，眺望着正在变为褐色的深秋原野，仿佛看见明年的庄稼已经茁壮地、碧绿地一亩接一亩绵延在那里了。明年春天啊！也许到明年春天战争已经结束，好日子又回来了。日子总会好过些。无论联盟方面是胜是败，只要不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双方军队不彼此袭击，不管你怎样都行。战争一结束，就可以靠一个农场老老实实过日子。啊，只要战争结束就好了！那时人们就可以种庄稼，就会有相当的把握取得收获了。现在有希望了。战争总不会永远打下去。思嘉有了一点棉花，有了吃的，有了一骑马，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是的，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第二十七章

１１月中旬的一个中午，他们围着餐桌聚在一起，吃最后一道点心，那是嬷嬷用玉米粉和干越桔加高粱饴糖调制成的。户外已经有了凉意，一年中最初的凉意，这时波克站在思嘉的椅子背后，喜滋地搓着两只手问道：“是不是到了宰猪的时候了，思嘉小姐？"

“你可以准备吃那些下水了，不是吗？"思嘉咧嘴一笑说。“好吧，我自己也可以吃新鲜猪肉，只要这种天气再持续几天，我们就--”这时媚兰插嘴说，汤匙还放在嘴边。“你听，有人来了！亲爱的！”“有人在喊呢，"波克心神不安地说。深秋爽朗的微风传来了清晰的马蹄声，它像一颗受惊的心在怦怦急跳似的，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尖叫：“思嘉！思嘉！"

全桌的人都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接着才把椅子往后挪动，一起站起来。尽管一时都吓得没敢说话，但毕竟听出了那是萨莉.方丹的声音。一个小时前她因到琼斯博罗去路过塔拉，还在这里停下来闲聊了一会呢。如今大家争着奔向前门，挤在那里观看，只见她骑着一匹汗水淋漓的马在车道上飞驰而来，她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帽子也吊在帽带上迎风飘动。她没有勒马，但一路跑来时向他们挥着手臂，指着后面她来的那个方向。“北方佬来了！我看见他们了！沿着这条大路来了！那些北方佬--"她拼命把缰绳一收，将马嘴勒转过来，马差一点蹦上台阶。随即马来了个急转弯，腾跃了三次就跨到侧面的草地，然后她像在狩猎场上似的策马越过了那道四英尺高的篱笆。接着，他们听见得得的马蹄声穿过后院，走上住宅区棚屋当中的小道，便知道萨莉正横过田野回来莫萨去了。

他们一时像麻木似了的，呆呆的地站在那里，随后苏伦和卡琳彼此紧紧抓住手哭开了。小韦德站着一动不动，浑身哆嗦，不敢哭出声来。自从那天晚上离开亚特兰大以来，他一直害怕的事情如今终于发生了。北方佬就要来把他捉去呢。“北方佬？"杰拉尔德困惑不解地说。"可是北方佬已经到过这里呢。"“我的天！"思嘉叫了一声，朝媚兰惊慌的眼睛看了看。这时她突然脑子里一闪，记起在亚特兰大最后一个晚上的恐怖情景，沿途所见乡下那些被烧的住宅和所有关于奸淫虐杀的故事。她又看见那个北方佬大兵手里拿着爱伦的针线盒站在过厅里。她想：“我要死了。我就要死在这里了。我原先还以为一切都熬过去了呢。我要死，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这时她的眼光落到那匹已套上鞍辔拴在那里的马上，它正等着驮波克到塔尔顿村去办一件事。这是她的马，她唯一的马啊！北方佬会把它抢走，把那头母牛和牛犊也抢走。还有母猪和一窝猪崽--啊，辛辛苦苦花了多少工夫才把这头母猪和一窝活泼的猪仔抓回来啊！他们还会把方丹家给她的那只大公鸡，那些正在孵蛋的母鸡，以及那些鸭子都抢走的。还有放在食品柜里的苹果和山芋，还有面粉、大米和干豆，还有北方佬大兵钱夹里的那些钱呢。他们会把一切都抢走，让这些人挨饿！“他们休想得逞！"她大喊一声，旁边的人都吃惊地回过头来，担心这消息把她气炸了。"他们休想得到这些东西！我决不挨饿！"“怎么了！思嘉？怎么了？”

“那骑马！那头母牛！那些猪！他们休想得到！"她急忙向躲在门道里的四个黑人走去，他们的黑脸早已吓得发灰了。“到沼泽地去，"她火急火燎地命令他。“哪个沼泽地？”“你们这些笨蛋！河边沼泽地嘛，把猪赶到沼泽地去。大家都去。快！波克，你和百里茜钻到屋基底下把猪赶出来。苏伦和卡琳去拿篮子装吃的东西，只要你们提得动就尽量多装一些，带到林子里去。嬷嬷，你把银餐具还是放到井里。还有波克！波克，你听着，别站在那里发呆了！你带着爸走。别问我往哪儿！哪儿都行！爸，爸爸真好。你跟波克走吧。"

她虽然忙得要发疯了，可仍然想到杰拉尔德看见那些蓝衣兵时，他那彷徨莫定的心态会经受不祝她站在那里搓着两只手寻思，这时小韦德惊恐的抽泣声使她更加心乱如麻，不知所措了。“让我干什么呢，思嘉？"媚兰的声音在周围那些啜气啼哭和奔忙的脚步声中显得格外冷静。尽管她脸色惨白，浑身颤抖，但就是那种平静的声调已足以使思嘉冷静一些，觉得大家都在等待她发号施令呢。“那头母牛和牛犊子，"她赶紧说。"在原来的牧场里。骑马去把它们赶到沼泽地里去，并且--"

没等她说完最后一句话，媚兰就摆脱韦德的手下了台阶，提着宽阔的裙裾向那匹马跑去了。思嘉匆匆一眼瞧见媚兰那两条瘦腿和平扬的裙裾和内裤，随即发现她已经跨上马鞍，两只脚垂挂在离马镫很高的地方摆荡着。她迅速拉紧缰绳，用脚后跟在马肋上蹬了几下，那骑马正准备一跃而出，可这时她忽然把马勒住，脸上露出非常惊慌的神色。“我的孩子！"她惊叫道，"啊，我的孩子！北方佬会把他杀了的！快把他给我呀！"她一手抓住鞍头，准备跳下马来，可这时思嘉厉声喝住她。“你走吧！你走吧！去赶那头母牛吧！我会照料孩子的！走吧，我叫你走！你以为我会让他们把艾希礼的孩子抓走吗？你走吧！”媚兰绝望地回顾着，同时用脚后跟狠狠蹬着马的两肋，于是四只马蹄踢溅着碎石，冲牧场一溜烟奔去了。

思嘉暗想：“我从没想到会看见媚兰.汉密尔顿叉开两腿骑上马呢！"然后她走进屋里。韦德紧跟在后面，一面哭泣，一面伸手去拉她飘荡的裙子。她一蹦三跳地跑上台阶，看见苏伦和卡琳两人胳臂上挎着橡树皮编的篮子向食品柜走去，波克则有点粗手笨脚地抓住杰拉尔德的臂膀，拖着他往后面走廊上跑。杰拉尔德一路喃喃地抱怨着，像个孩子似的总想挣脱他的手跑开。她在后院里听到嬷嬷的尖叫声：“喂，百里茜！你钻到屋底下去，给俺把那些猪崽轰出来！你明明知道俺太胖了，钻不进那个格子门。迪尔茜，你来给我把这小坏蛋--"“把猪养在房子底下，我想这可是个好主意，没人能偷它们，"思嘉心里想，一面回自己房里去。”啊，我何不在沼泽地给它们盖个圈呢？"

她拉开衣柜顶上的抽屉，在衣服里搜索了一会，找着了那个北方佬的钱包。她急忙从针线篮里取出藏在那里的钻石戒指和耳坠，随即塞进钱包里。可是把钱包藏到哪里好呢？床垫里面？烟囱顶上？扔到井里？或者揣在自己怀里？不，决不能放在这个地方！钱包鼓鼓囊囊的，会从脸衣底下鼓起一大块，要是北方佬看出来了，准会撕开她的衣服来搜呀！“他们要是那样，我就宁愿死掉！"她愤怒地想。楼下一片混乱。到处是奔忙的脚步声和哭泣声，思嘉即使暴躁极了，也还是希望媚兰能在身边，因为媚兰的声音那么镇静，而且在她击毙北方佬那天显得那么勇敢。媚兰一人能顶上三个人。媚兰—-媚兰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是的，那婴儿！

思嘉一把抓起钱包，跑过穿堂，向小博睡觉的房间奔去。她把他从矮矮的摇床里抱起来，这时他醒了，正一面挥舞着小拳头一面迷迷糊糊地流涎水。如今她听见苏伦在喊叫：“来呀，卡琳！来呀！我们装够了。啊，妹妹，快！“后院里是一片尖叫声和愤怒的抱怨声。思嘉跑到窗口，看见嬷嬷蹒跚着急匆匆地走过棉花地，两个臂弯底下各夹着一只小猪在拼命挣扎。她后面是波克，他也夹着两只小猪，同时推着杰拉尔德在一路奔跑。杰拉尔德踉踉跄跄地跨过一条条垅沟，手里急匆匆地挥舞着拐杖。思嘉倚在窗棂上唤道：“把母猪带走！迪尔茜，叫百里茜把它轰出来。你们可以赶着它从地里过嘛！"迪尔茜抬起头来，她那青铜色的脸上显得很为难了。她围裙里兜里一堆银餐具呢。她只得指指房子下面。“母猪咬了百里茜，俺把它关在房子下面了。"

“那也好，"思嘉心里想。她连忙跑回房里，赶紧把她从北方佬身上搜出来藏在房里的金镯子、别针、小相框和杯子一一取出来。可是藏到哪里去好呢？多不方便啊！要一手抱着小博，一手抱着那只钱包和这些小玩意儿，她决定先把婴儿放在床上。婴儿一离开她的臂弯就哇地哭了，这时她忽然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来。要是将东西藏在婴儿尿布里，那不是最好的办法吗？她连忙把他翻了个身，拉其他的衣裳，把钱包塞进他后腰上的尿布底下。婴儿经这么一摆弄，放声大哭起来，可是她不管，急忙用三角布把他两条乱踢的腿包好，系紧。“好了，"她深深地抽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到沼泽地去了。"

她一只胳臂紧紧搂着哭叫的婴儿，另一只手抱着那些珠宝，迅速跑到楼下穿堂里。可是她突然停下来，吓得两腿发软。这屋里多么寂静啊！静得多么可怕！他们都离开了，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吗？难道谁也没等她一会儿？她并没有意思叫他们全都先走，把她单独留在这里。这年月一个孤单的女人是什么都可能碰到的，而且北方佬就要来了--一个微弱的声音把她吓了一跳，她连忙转过身去，看见她那被遗忘的孩子蹲在栏杆旁边，两只受惊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的。他想要说话，可是喉咙颤抖着说不出声。“站起来，韦德.汉普顿，"她立即命令说。"妈现在不能抱，你起来自己走。”

他向她走过来，像只吓坏了的小动物，然后紧紧抓住宽大的裙裾，把脸埋在里面。她能感觉到他的两只小手在裙褶里摸索她的腿。她开始下楼，但因韦德在后面拉着，每走一步都妨碍她，这时她厉声喊道：“放开我，韦德，把手松开，自己走！“可是那孩子反而抓得更紧了。她好不容易走到楼梯脚下，似乎楼下的一切都迎着她跑上来了。所有那些熟悉的，珍爱的家具似乎都在低声说：“再见！再见！"一阵呜咽涌上她的喉咙，但她极力抑制祝办事房的门敞开着，那里是爱伦生前勤奋工作的地方，现在她还能看上一眼那只旧写字台的一角呢。那是饭厅，桌旁的椅子已经散乱，但食品还在盘子里。地板上铺着爱伦亲手织染的旧地毯。罗毕拉德祖母的肖像挂在墙上，胸脯半袒着，头发堆得高高的，两个鼻孔旁边的纹路很深，使她脸上永远浮出一丝高傲的冷笑。这里的一事一物都是她最早记忆的一部分，都与她身上那些扎根最深的东西紧紧地连在一起，而此刻它们都在低声说：“再见！再见，思嘉.奥哈拉！““北方佬会把它们通通烧掉--通通烧掉啊！"

现在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家了，今后除了从树林荫蔽下或沼泽地里看看那包围在烟雾中的高高烟囱和在火焰崩塌的屋顶外，就再也看不见它了。“我离不开你啊，"思嘉心里念叨着，一面害怕得牙齿直打战。"我离不开你。爸也不愿意离开你。他告诉过他们，要烧房子就把他烧死在里面。那么，就让他们把我烧死在里面吧。因为我也离不开你呀。你是我剩下的唯一财产了。"下了这样的决心，她的惊慌情绪反而减弱了些，现在只觉得胸中堵得慌，好像希望和恐惧都凝结了似的。这时他听见从林荫路上传来杂沓的马蹄声，缰辔和马嚼子的丁当声，铿铿锵锵的军刀磕碰声；接着是一声粗嘎的口令：“下马！"她立即俯身嘱咐身旁的孩子，那口气虽然急迫但却温柔得出奇。

“放开我，韦德，小宝贝！你赶快跑下楼，穿过后院，到沼泽地去。嬷嬷和媚兰姑姑都在那里。亲爱的，赶快跑，不要害怕！"那孩子听出她的声调变了，这时思嘉一见他那眼神就吓坏了，他活像一只陷阱的小野兔呢。“啊，我的上帝！"她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他犯惊风症呀！千万--千万不要在北方佬跟前这样。千万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们在害怕呢。“可是孩子把她的裙裾拉得更紧了，她才毫不含糊地说：“要像个大孩子了，韦德。他们只是一小伙该死的北方佬嘛！"于是，她下了楼梯，迎着他们走去。谢尔曼的部队从亚特兰大穿过佐治亚中部向海滨挺进。他们背后是浓烟滚滚的亚特兰大废墟，这个城市他们撤离时就一把火烧了。他们前面则是三百英里的领土，那里除了少数的本州民兵和由老人孩子组成的乡团之外是毫无抵御能力的。

这里是广袤的沃野，上面散布着许多农场，农场里住着女人和孩子，年迈的老头和黑人。北方佬在沿途八十英里宽的地带掳掠烧杀，形成一片恐怖。成百上千家的住宅毁于烈火，成百上千个家庭遭到蹂躏。但是，对于看着那些蓝衣兵涌入前厅的思嘉来说，这不是一场全县性的灾难，而纯粹是她个人的事，是针对她和她一家的暴虐行动。她站在楼梯脚下，手里抱着婴儿；韦德紧紧靠在她身边，把头藏在她的裙褶里，因为他不敢看那些北方佬在屋里四处乱窜，从她身边粗鲁地拥挤着跑上楼，有的将家具拖到前面走廊上去，用刺刀和小刀插入椅垫，从里面搜寻贵重的东西。他们在楼上把床垫和羽绒褥子撕开，开得整个穿堂里羽绒纷飞，轻轻飘落到思嘉头上。眼看着他们连拿抢，糟蹋破坏，她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满腔怒火不由得把剩余的一点点恐惧也压下去了。指挥这一切的那个中士是个罗圈腿，头发灰白，嘴里含着一大块烟草。他头一个走到思嘉跟前，随随便便地朝地板上和思嘉裙子上啐唾沫，并且直截了当地说：

“把你手里的东西给我吧，太太。"她忘记了那两件本来想藏起来的小首饰，这时只得故意模仿相片上的罗毕拉德祖母发出一声动人的冷笑，索性把它们扔在地上，接着便怀着几乎是欣赏的心情看着他急忙捡起来的那副贪婪相。“还要麻烦你把戒指和耳环取下来。”思嘉把婴儿更紧地夹在腋窝下，让他脸朝她挣扎着啼哭起来。同时把那对石榴石耳坠子--杰拉尔德送给爱伦的结婚礼物--摘下来。接着又捋下查尔斯作为订婚纪念给她的那只蓝宝石戒指。“就交给我吧，别扔在地上，"那个中士向她伸出两手。“那些狗杂种已经捞得够多的了。你还有什么？"他那双眼睛在她的身上犀利地打量着。

顷刻间思嘉几乎晕过去了，她已经感觉到那两只粗鲁的手伸进她怀里，在摸索怀里的带子。“全都在这里了。我想，照你们的规矩还得把衣服脱下来吧？"“唔，我相信你的话，”那中士好心地说，然后啐口唾沫走开了。思嘉把婴儿抱好，设法让他安静下来，并伸手摸摸尿布底下藏钱包的地方。谢天谢地，媚兰竟有一个孩子，而这孩子又有一块尿布！

她听见楼上到处是笨重的皮靴声，那些家具被拖过来拖过去，像抗议似的吱嘎乱叫。瓷器和镜子哗哗啦啦被打碎了，中间还夹杂着下流的咒骂，因为找不到什么好东西了。院子里也传来高声喊叫：“砍了它的头！别让它跑了！"同时听见母鸡绝望地咯咯大叫，嘎嘎的鸭叫声和鹅叫声混成一片。突然砰的一声枪响，痛苦的尖叫立即停止，这时一阵剧痛震撼着思嘉全身，因为她知道母猪被打死了。她丢下母猪不管，该死的百里茜，自顾自跑啦！但愿那些小猪平安无事！但愿家里人都安全到达沼泽地！可是你没法知道呀。

她静静地站在穿堂里，眼看着周围的大兵在喊叫咒骂，乱成一团。韦德还是十分害怕，狠狠地抓住她的裙子不放。她感觉到他紧挨着她时身子在索索发抖，可是她自己也没法给他壮胆。她鼓不起勇气来对北方佬说话，无论是祈求、抗议或者表示愤怒。她唯一要感谢上帝的是她两条腿还有力量支撑着她，她的头颈还能把脑袋高高地托着。不过当一小队满脸胡须的人扛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笨拙地走下楼来，她看见其中有查尔斯的那把军刀时，便不禁大声喊叫起来。

那把军刀是韦德的，是他从祖父和父亲一代代传下来的，后来思嘉又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授予这生日礼物时还举行了小小的仪式，当时媚兰哭了，她感到又骄傲又伤心，并吻着小韦德说他长大后一定要像父亲和祖父那样做个勇敢的军人。小韦德也颇觉自豪，时常爬到桌上去看挂在墙上的这个纪念物，用小手轻轻抚摩它。思嘉对于她自己的东西给仇人和陌生人抢走还能忍受，可是她孩子的珍贵纪念物就不行了。现在小韦德听见她喊叫，便从她的裙裾里探出头来窥视，并鼓起勇气边哭泣边说起话来。他伸出一只手嚷道：

“我的！"“那把刀你不能拿！"思嘉也伸出一只手来，赶紧说。“我不能，嘿？"那个拿军刀的矮小骑兵厚颜无耻地咧嘴一笑。"嗯，我不能！这是把造反的刀呢！"“它是--它不是！这是墨西哥战争时期的军刀。你不能拿走。那是我孩子的。是他祖父的！唔队长，"她大声喊着向那个中士求援，"请叫他还给我吧！"中士听见有人叫他队长，乐是升级了，便走上前来。

他说：“鲍勃，让我瞧瞧这把刀。”小个儿骑兵很不情愿地把军刀递给他，说：“这刀柄全是金子做的呢。"中士把刀拿在手里转动了一下，又将刀柄举起对着太阳光读刀柄上刻的字：“'给威廉.汉密尔顿上校，纪念他的英勇战功。参谋部敬赠。一八四七年于布埃纳维斯塔。'"“嗬，太太，我本人那时就在布埃纳维斯塔呢。"“真的？"思嘉冷冷地说。

“怎么不是呢？我告诉你，那是一场激战。我在这次战争中可从没见过那样激烈的战斗。那么，这把军刀是这个小娃娃的爷爷的了？"“是的。"“好，他可以留着，"中士说，他有了他包在手帕里的那几件珠宝首饰，就已经十分满足了。“不过那刀柄是金的呀，"小个儿骑兵坚持不让。“我们把它留给她，好叫她记得我们，"中士咧嘴笑笑。

思嘉接过军刀，连"谢谢"也没说一声。她干吗因为退还了她自己的东西就要谢这些强盗呢？她紧紧地抱着军刀，让那小个儿骑兵继续跟中士纠缠。“我要留给这些该死的叛乱分子一点东西，老天爷作证，让他们好记住我，”士兵最后大声嚷着，因为中士生气了，叫他滚蛋，也不许再顶嘴。他一路咒骂着向屋后走去，这时思嘉才松了口气。他们谁也没说要烧房子呢。他们没有叫她离开，好让他们放火。也许--也许--接着士兵们都从楼上和外面松松垮垮地回到穿堂里。“找到什么没有？"中士问。“一头猪，还有一些鸡鸭。”“一些玉米和少量的山芋和豆子。我们看见的那个骑马的野猫一定来报过信了，这就完了。"

“保罗.里维尔，怎么样？"“我看，这里没多少油水，中士。你零零碎碎拿到一点就算了。不要等大家都知道咱们来了。咱们还是快走。"“你们挖掘过地下熏腊室没有？他们一般把东西埋在那里呢。"“没有什么熏腊室。”“黑人住的棚屋里挖过了没有？"

“别的什么也没有。棚屋里只有棉花，我们把它烧了。"思嘉一时间想起了在棉田里那些漫长的炎热日子，又感到腰酸背痛，两肩磨得皮开肉绽的可怕滋味。一切都白费了。棉花全完了。“你们家没多少东西，说真的，太太，是不是？"“你们的部队以前来过了，“思嘉冷冷地说。“我们九月间来过这一带，这是事实。"有个士兵说，一面在手里转动着一个什么东西。

"我忘记了。"思嘉看见他手里拿的是爱伦的金顶针。这个闪闪发光的顶针她以前常常看见母亲戴的。她睹物伤怀，想起母亲纤细的手指辛苦忙碌的情景。可如今顶针却在这个陌生多茧的肮脏的手心里，而且很快就会流落到北方去，戴在北方佬女人的手指上，那个女人还会因为是掠夺来的物品而感到骄傲呢。爱伦的顶针啊！思嘉低下头，免得让敌人发现她在哭，这时泪水只能缓缓地往婴儿头上滴。她模糊地看见那些人朝门道走去，听见中士用洪亮而粗暴的声音在喊口令。他们动身走了，塔拉农场已经安全了，可是她仍在伤心地回忆爱伦，很难高兴起来。军刀磕碰的声音和马蹄声并没有让她感到安心，她站在那里，突然觉得两腿发软，尽管他们已沿着林荫道渐渐走远了，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掠夺品，衣服、毯子、鸡鸭，还有那头母猪。后来她闻到刺鼻的烟火味，才转过身来想去看看那些棉花，可是经过一阵紧张之后感到特别虚弱，几乎挪不动身子了。从饭窗口望去，她看见浓烟还在缓缓地从黑人棚屋里冒出来。棉花就在那里被烧掉了。纳税的钱和维持他们一家度过这个严冬的衣食开支也化为乌有了。她没有办法，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她以前见过棉花着火的情景，知道那是很难扑灭的，不管你有多少人来救都无济于事。谢天谢地，那棚屋区离正房还很远，否则就糟了！谢天谢地，幸好今天没有风，没有把火星刮到农场屋顶上来！

她突然像根指针似的僵直地转身，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从穿堂、过道一直向厨房望过去，厨房里也在冒烟啊！她把婴儿随手放在穿堂和厨房之间一个什么地方，随即又甩开韦德的小手，甩得他撞在墙壁上。她冲进烟雾弥漫的厨房，可立即退了回来，连声咳嗽着，呛得眼泪直流。接着，她用裙裾掩住鼻子，又一次冲了进去。厨房里黑乎乎的，尽管有个小窗口透进亮光，但烟雾太浓，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火焰的咝咝声和噼啪声。她一只手遮着眼睛窥视了一下，只见地板上到处有细长的火苗在向墙壁扑去。原来有人把炉子里烧着的木柴丢在地板上，干透了的松木地板便很快着火并到处燃烧起来了。

她冲出厨房向饭厅里跑去，把那里的一块破地毯抓起来，弄得两把椅子哗啦啦翻倒在地上。“我决不可能把它扑灭--决不可能！啊，上帝，要是有人帮忙就好了！塔拉农场完了--完了！啊，上帝！这就是那个小坏蛋干的，他说过他要留给我一点什么，让我好记住他呢！啊，我还不如让他把军刀拿走算了！"在穿堂过道里，她从小韦德身边经过，这孩子现在抱着那把军刀躺在墙角里。他闭着眼睛，脸色显得疲惫松驰，但却异常地平静。

“他死了！我的上帝！他们把他吓死了！"她心里一阵剧痛，但仍然从他身边跑开，赶快拿水桶去了，水桶是经常放在厨房门口的过道里的。她把地毯的一端浸入水中，然后憋足力气提着它冲进黑烟滚滚的厨房，随手关上了门。似乎过了很久，她在那里摇晃着，咳嗽着，用地毯抽打着一道道的火苗，可不等她抬头火苗又迅速向前蔓延开来。有两次她的长裙着了火，她只得用手把火气灭了。她闻见自己头发上愈来愈浓的焦臭味，因为头发已完全松散了，披在肩上。火焰总是比她跑得快，向四壁和过道蔓延，像火蛇似的蜿蜒跳跃，她早已精疲力竭，浑身瘫软，感到完全绝望了。

这时门突然打开，一股气流涌入，火焰蹿得更高。接着砰的一声门又关了，思嘉从烟雾中隐约看见媚兰在用双脚践踏火苗，同时拿着一件又黑又重的东西用力扑打。她看见她跌跌撞撞，听见她连声咳嗽。偶尔还能看见她苍白而坚毅的面孔和冒着浓烟眯得细细的眼睛，看见她举起地毯抽打时那瘦小的身躯一俯一仰地扭动。不知又过了多久，她们两人并肩战斗，极力挣扎，好不容易思嘉才看见那一道道火焰在逐渐缩短了。这时媚兰突然向她回过头来惊叫一声，用尽全身力气从她肩后猛拍了一阵。思嘉在一团浓烟中昏沉沉地倒下去。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舒服地枕着媚兰的大腿，躺在屋后走廊上，午后的太阳在她头上暖和地照着。她的两只手、脸孔和肩膀都严重烧伤了。黑人住宅区还在继续冒烟，把那些棚屋笼罩在浓浓的黑雾里，周围弥漫着棉花燃烧的焦臭味。思嘉看见厨房里还有一缕缕黑烟冒出来，便疯狂地挣扎着想爬起来。

但是媚兰用力把她按下去，一面用平静的声音安慰她：“火已经熄了，好好躺着，亲爱的。"她这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静静地躺了一会。这时她听见媚兰的婴儿在旁边发出的咯咯声和韦德清晰打嗝的声音。原来他没有死啊，感谢上帝！她睁开眼睛，仰望着媚兰的面孔，只见她的卷发烧焦了，脸上被烟弄得又黑又脏，可是眼睛却神采奕奕，而且还在微笑呢。“你像个黑人了，"思嘉低声说，一面把头懒懒地钻进柔软的枕头里。“你像个扮演黑人的滑稽演员呢，"媚兰针锋相对地说。“你干吗那样拍打我呀？”“亲爱的，因为你背上着火了。可我没有想到你会晕过去，尽管天知道你今天实在累得够呛了……我一把那牲口赶到沼泽地安置好，就立即回来。想到你和孩子们单独留在家里，我也快急死了。那些北方佬--他们伤害了你没有？”

“那倒没有，如果你指的是糟蹋。”思嘉说，一面哼哼着想坐起来。枕着媚兰的大腿虽然舒服，但身子躺在走廊地上是很不好受的。"不过他们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抢走了。我们家的一切都丢光了--唔，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我们彼此没有丢掉嘛，我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嘛，而且还有房子住，"媚兰用轻快的口气说，”要知道，这些是目前人人都需要的……我的天，小博尿了！我想北方佬一定把剩下的尿布都拿走了。他--思嘉，他的尿布里藏的什么呀？"她慌忙把手伸到孩子的腰背底下，立即掏出那个钱包来，她一时茫然地注视着，仿佛从来没见过似的，接着便哈哈大笑，笑得那么轻松，那么畅快，一点也没有失常的感觉。

“只有你才想得出来呀！"她大声喊道，一面紧紧搂住思嘉的脖子，连连地吻她。"你真是我的最淘气的妹妹啊！"思嘉任凭她搂着，因为她实在太疲倦，挣扎不动了；因为媚兰的夸奖使她既感到舒服又大受鼓舞；因为刚才在烟雾弥漫的厨房里，她对这位小姑子产生了更大的敬意，一种更亲密的感情。“我要为她这样说，"她有些不情愿地想道。"一旦你需要她，她就会在身边。”

第二十八章

一旦霜冻来临，严寒天气便突然出现了。冷风从门槛下侵进屋里，把松劲的窗玻璃刮得格格地响个不停。树枝上光秃秃的连最后一片叶子也掉落了，只有松树照常苍翠，挺立在那里，衬印着灰沉沉的天空。满是车辙的红土大道冻得像火石一样坚硬，饥饿乘着寒风在肆虐着整个佐治亚州。

思嘉心酸地记及方丹老太太跟她的那次谈话。两个月前的那天下午，现在仿佛已时隔多年，那时她告诉老太太，她已经经历了她可能碰的最坏处境，这是打心底里说出来的话。可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个女学生的夸大之辞，幼稚得很。在谢尔曼的部队第二次经过塔拉之前，她本已有了小小的一笔财富，包括食品和现金在内，同时还有几家比她幸运的邻居，有一些可以让她度过冬天的棉花。现在棉花烧光了，食品抢走了，金钱也因为买不到吃的而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几家邻居的处境比她更坏。至少她还有那头母牛和那只牛犊子，有几只小猪，以及那骑马，而邻居家除了藏在树林里和埋在地底下的那点东西，就什么也没了。

塔尔顿家所在的费尔希尔农场被烧个精光，现在塔尔顿太太和四个姑娘只得住在监工的屋里。芒罗家在洛夫乔伊附近，现在也成了一片废墟。米莫萨农场的木板厢房也烧掉了，正屋全靠它厚厚的一层坚实灰泥，幸亏方丹家的妇女和奴隶们用湿毛毯和棉被拼命扑打，才被救下来。卡尔弗特家的房子由于那个北方佬监工希乐顿从中调停，总算又一次幸免于难，不过那里已没有一头牲口、一只家禽和一粒玉米了。在塔拉，甚至全县，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食物。大多数家庭除了剩下未收的一点山芋花生，以及能在树林里抓到的一些猎物外，别无所有。他们剩下的这点东西也得跟那些更不幸的朋友们分享，就像在平时比较富裕的日子里那样。不过眼看就要没有东西可分享的了。如波克运气好捉得到的话，在塔拉他们能吃到野兔、负鼠和鲶鱼。别的时候就只有少量的牛奶、山胡桃、炒橡子和山芋了。他们经常挨饿。思嘉觉得她动不动就遇到向她伸出的手和祈求的眼光。他们的这副模样逼得她快要发疯了，因为跟他们一样她自己也在饿肚子！

她命令把牛犊宰掉，因为它每天要吃掉那么多宝贵的牛奶。那天晚上人人都吃了过多的新鲜牛肉，结果都生病了。还得宰一只小猪，她知道，可是她一天天往后推，希望把猪崽养大了再说。猪崽还很小呢。要是现在就把它们宰了，那不会有什么好吃的，可是如果再过些时候，就会多得多了。每天晚上她都跟媚兰辩论，要不要打发波克骑马出去用联邦政府的钞票买些粮食回来。不过，由于害怕有人会把马掳去，把钱从波克手里他走。她们才没有下决心。她们不知道北方佬军队现在打到哪里了。他们可能远在千里之外，也可能近在河对岸。一回，思嘉实在急了，便准备自己骑马出门找吃的，可是全家人都生怕她碰上北方佬，这才迫使她放弃了自己的计划。

波克搜寻食物的范围很广，好几次整夜没有回家，思嘉也不问他到哪里去了。有时他带些猎物回来，有时带几个玉米棒子或一袋豌豆。有一次他带回来一只公鸡，说是在林子里捉到的。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但是觉得有些内疚，因为正像他偷豌豆和玉米一样，明明知道这是偷来的。就在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来敲思嘉的门，露出一条受了严重枪伤的腿给她看。思嘉替他包扎时他很难为情地解释说，他在弗耶特维尔试图钻进一个鸡窝，结果被人家发现了。思嘉也没有追问那是谁家的鸡窝，只含泪轻轻拍了拍波克的肩膀。黑人有时让人生气，而且又蠢又懒，不过他有一颗用金钱也买不到的忠心，一种与白人主子一条心的感情，这驱使他们不惜冒生命危险去给一家人找吃的呢！

要是在原来，波克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就是一件严重的事了，说不定要吃一顿鞭子。要是在从前，思嘉就肯定会至少狠狠地责骂他一通。"你必须记住，亲爱的，"爱伦曾经说过，“对于那些由上帝托付给你照管的黑人，你在物质生活和道德两方面都是要负责的。你必须明白，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管不住自己，你得防备他们误入歧途，而且你要随时随地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可现在思嘉把这番训诫完全抛到了脑后。现在她鼓励偷窃，哪怕是偷那些比她境况更坏的人家，并且毫不觉得这是违背良心的事了。事实上，那种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在思嘉心目中无足轻重。她决定不惩罚或者责备波克，反而为他的受伤感到遗憾。“波克，你要更加小心。我们可是少不得你埃假如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办呀？你一直是一个很好，很完美、善良而忠实的人。"

听了这句赞扬的话波克不禁眉飞色舞，小心地抚摩着那条包扎好了的腿。“思嘉小姐，这话可说得太好了。你看什么时候会有那笔钱呢？"“波克，我不知道，不过我总归会有的。"她俯身茫然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热情而痛苦，波克被感动得很不自在了。“总有一天，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会得到许多钱，那时我就该不会再挨饿受冻了。我们谁也不会挨饿受冻。我们人人都要穿得漂漂亮亮，每天都吃烤鸡，而且--"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塔拉农场有一条由思嘉自己制订和强迫执行的规矩，十分严格的规矩，那就是谁也不许谈他们以前吃得多么好，或者说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想吃什么。波克看见思嘉愣在那里瞪着眼睛出神，悄悄地便从房间里溜出来。在那早已消逝了的往年，生活曾是那么复杂，那么充满了彼此纠缠不清的问题。那时她一方面极力想赢得艾希礼的爱情，一方面又要维持那十来个围着她转，可又并不讨人喜欢的男朋友。还有些小错小过要设法瞒着大人，有些爱吃醋的姑娘要你去故意嘲弄或安慰；还要挑选不同式样的衣服和不同花色的料子，要试梳各式发型，等等。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考虑决定。可现在，生活倒是简单极了。如今唯一重要的是得到足够的食物以免挨饿，有足够的衣裳以免受冻，还需要一个没有过多漏洞的屋顶来遮风蔽雨。就是在这些日子里，思嘉开始接连做同一个恶梦，那是以后多年都要常常做的。这个梦的内容始终一成不变，但梦中的恐怖气氛却一次比一次更强，以致思嘉连醒着时也因为生怕再梦到它而十分苦恼。她很清楚地记得初次做这种梦那天所经历的意外遭遇。

那时几天连续阴雨，屋里多处透风，又冷又潮湿。生炉子的木柴也是湿的，烟特别多，可是一点不暖和。吃过早餐后，除了牛奶就什么也没了，因为山芋已经吃完，波克打猎钓鱼也毫无所获。看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还得吃东西，就只能宰一只小猪了。一张张板着的饥饿的面孔，无论黑的白的，都在瞪眼睛看她，默默地请她拿出食物来。她差一点冒丢掉那骑马的危险打发波克去买吃的了。更糟糕的是韦德嗓子痛，正发高烧，可是既没大夫，又买不到药来为他治玻思嘉久久地守着孩子，现在累了，肚子又饿，只得让媚兰照料一会，让自己倒在床上打个盹儿。她冻得双脚冰冷，害怕和绝望的心情又分外沉重，因此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反复思量：“我怎么办？我向哪里求援去？世界上还有人能帮助我吗？"世界的安全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一个强大而聪明的人，能够替她挑起这副担子来呢？她不是生来就挑这副担子的呀。她不知怎么去挑它。想着想着，她进入了一种不安的微睡状态。

她来到一个荒凉古怪的地方，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她脚下的地面摇晃不定，鬼怪时常出没，而且寂静得可怕；她迷了路，像黑夜里迷路和吓坏了的孩子似的。她又冷又饿，又很害怕浓烟中在她周围潜伏着的东西，因此很想大喊大叫，可是喊不出声来。迷雾中有什么怪物悄悄地伸出无情的双手，张开十指抓她的衣裙，要把她拖到她脚下正在震动的地底下去。后来，她知道周围一片模糊中有个什么地方，那里可以躲避，可以得到帮助，是个安全而温暖的天堂。但是它在哪里呢？在那双手抓住她拖到脚下的流沙中去之前她能够赶到达那里吗？

她突然飞跑起来，发狂似地穿过密雾，呼喊着，尖叫着，伸出两只胳臂在空中乱抓，但那潮湿的雾中什么也抓不着。天堂在哪里啊？它躲避她，但的确在什么地方，只是看不见罢了。她要是能找到它就好了！要是找到了它，她就安全了！可是恐惧使她两腿发软，饥饿使她头脑发晕。她绝望地大叫一声醒过来，只见媚兰正焦急地俯身瞧着她，一边还在用手摇她，叫她完全清醒过来。这个梦一再重复，每当她空着肚子睡觉就必然会梦见。它来得太频繁了。它使她害怕极了，以致常常不敢去睡觉，即使她真心实意地告诉自己，这样的梦实际上什么可怕的东西也没有。梦见雾，的确没有什么好叫她这样惊恐的。根本什么也没有--或许她一想起要陷到大雾弥漫的地方就害怕极了，结果只得和媚兰睡在一起了，因为只要她一开始在梦中哼哼挣扎，说明她又在受折磨了，媚兰就会把她摇醒。在这种紧张心理的压迫下，她变得苍白和消瘦了。她脸上已失去圆乎乎的娇美轮廓，\_n\_乢\_\_颧骨突了出来，使那双翘着眼角的绿眼睛显得更加触目，她也越发像只急于要抓到猎物的饿猫了。

“就是没有我梦见的那些东西，白天已冗长得像个恶梦了"，她怀着这样绝望的心情，开始每天把食物留到临睡前才去吃，看能不能减轻梦中可怖的程度。弗兰克.肯尼迪在圣诞节期间，带着一支小小的队伍从征购部慢慢来到塔拉，他一路给军队搜集粮食和牲畜，但收获甚少，他们衣衫破烂，性情残暴，骑着又跛又乏，显然又派不上更大用场的马匹。就像这些牲口一样，他们自己也是从前线被淘汰下来的，而且除了弗兰克本人，都是些残废人，不是缺一条胳臂就是瞎了一只眼睛，或者关节僵直了，一瘸一拐的。他们大多穿着北军俘虏的蓝色上衣，所以一时间使塔拉的人大为惊慌，以为是谢尔曼的人又回来了。他们那天晚上在农场过夜，躺在客厅地板上，垫着暖和的地毯美美地睡了一觉，因为他们已很久不在屋里过夜了，长期睡在松针堆里和硬邦邦的土地上。尽管他们满脸脏的胡子，一身的破衣烂衫，但却是些有教养的人，经常在愉快地闲谈，开玩笑，恭维别人，很高兴能在这大宅子里围着漂亮的女人过圣诞节，就像很久以前惯常过的那样。对战争他们不怎么认真，喜欢说些可怕的谎言来逗引姑娘们欢笑，给这所被洗劫一空的房子头一次带来轻松愉快的气氛，使它头一次接连好几天气有节日的气氛。

“这几乎像我们从前开家庭晚会的那些日子了，你说是吗？"苏伦高兴地小声对思嘉说。苏伦已经想入非非，觉得屋子里又有一个她的情人，那双眼睛始终盯着弗兰克.肯尼迪不离开。思嘉惊奇地发现居然漂亮起来了，尽管她那病后消瘦的容貌并没有完全改变。她的两颊上有了红晕，眼睛也在发光呢。“她准是看上他了，"思嘉不屑地想。"我猜她要是有了丈夫，即使是弗兰克这样一个苛刻的人，她也很可能变得富于人情味的。"卡琳也显得活泼了些，那天晚上连她眼神中的梦游症也完全消失了。她发现他们中间有个人认识布伦特.塔尔顿，并在布伦特牺牲的那天跟他在一起，因此她答应晚饭后同这个人单独进行一次长谈。

吃晚饭时，媚兰强迫自己一反羞怯的常态，忽然变得活泼了，这叫大家十分惊讶。她又笑又乐，几乎在向一个独眼大兵卖弄风情，以致后者乐得用过分的殷勤回报她。思嘉很清楚，媚兰精神和生理两方面都勉强自己，因为她在任何男性的事情面前都是十分羞涩的。另外，她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她坚持说自己很健康，甚至比迪尔茜还要做更多的事情，可是思嘉知道她实际上还着呢。每当她倒拿起什么东西时，脸色就要发白，而且用力过多就会突然坐下来，仿佛两腿支持不住似的。但是今天晚上她也像苏伦和卡琳那样，在尽可能使那些士兵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只有思嘉对这些客人不感兴趣。

嬷嬷做的晚餐有干豌豆、炖苹果干和花生，这些军人又加上他们自己怕炒玉米和腌猪肉，满满摆了一桌子，所以军人们说这是他们好几个月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了。思嘉瞧着他们吃，但心里很不舒服。她不但对于他们每吃一口都感到妒忌和吝啬，而且有点提心吊胆，生怕他们发现波克头天杀了一只小猪。小猪肉如今还挂在食品间，她已经警告过全家的人，谁要是对客人说了这件事或谈到关在沼泽地里的其他几只小猪，她就要把他的眼睛挖掉了。这些饿痨鬼会把整只小猪一顿就吃光的，而且如果知道还有几只活的，他们就会把它们征调走了。同时她也替那头母牛和那骑马担心，但愿当初把它们藏到了沼泽地里而不是拴在牧场那头的树林中。如果是征购队把她的牲口弄走了，塔拉农场就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它们是没法取代的啊！她可管不着军队吃什么，要是军队有办法，就让他们自己供养自己好了。她要供养自己的一家已经够困难的了。

那些军人又从自己的背包里取出一种叫做"通条卷子"的点心来，思嘉第一次看到这种联盟军的食品，它曾经像虱子一样引起过许多笑话呢。这是一种像木头似的烤焦了的螺旋形食品。他们鼓励她咬一口尝尝，她真的咬了一点，发现熏黑的表层下面原来是没放盐的玉米面包。士兵们把玉米面加水和好，有盐加点盐，然后把面团在通条上放到营火上烤，这就成了“通条卷子"。卷了像冰糖一样坚硬，像锯木屑屑似的毫无味道，所以思嘉咬了一口就在士兵们的哄笑声中还给了他们。她和媚兰相对而视，两人脸上的表情说明了同一个想法……“如果他们尽吃这种东西，怎么去打仗呀？"

这顿饭吃得非常愉快，连心不在焉地坐着首席的杰拉尔德，也居然设法从模糊的意识中搬来了一点当主人应有的礼貌和不可捉摸的笑容。那些军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妇女们也满脸微笑，百般讨好--这时思嘉突然扭过头去想询问弗兰克.肯尼迪关于皮蒂帕特小姐的消息，但她立即发现他脸上有种异的表情，这几乎使她把想要说的话都忘掉了。原来弗兰克的目光已经离开苏伦的面孔，正在向房子里四顾张望，他有时看看杰拉尔德那双孩子般煌惑的眼睛，有时望着没铺地毯的地板，或者装饰品全部被拿走的壁炉，或者那些弹簧松了、垫子被北方佬用刺刀割开了的沙发，餐具柜上头被打碎的镜子，墙壁上原来挂相框的地方留下的方块，餐桌上的简陋餐具，姑娘的身上仔细补缀过的旧衣裳，以及已经给韦德入成苏格兰式短裙的那个面粉袋，等等。弗兰克在回忆他战前熟悉的那个塔拉农场，脸上的表情是忧伤的、厌倦和无可奈何的愤怒交织在一块的。他爱苏伦，喜欢她的姐姐妹妹，敬重杰拉尔德，对农场也有真诚的好感。自从谢尔曼的部队扫荡了佐治亚州以后，他在这个州征集军需平时到处看到许多可怕的景象，可是从没有像现在塔拉农场这样使她深有感触。他要给奥哈拉一家尤其是苏伦做点事情，可是又毫无办法。他正无意识地摇头慨叹，啧啧不已时，忽然发现思嘉在盯着他。他看见思嘉眼睛里闪烁着愤愤不平和傲慢的神色，便感到十分尴尬，默默地垂下眼帘吃饭了。

因为亚特兰大陷落以来，邮路断绝已经四个月了。姑娘们渴望得到一点新闻。现在究竟北方佬到了哪里，联盟军部队打得怎么样，亚特兰大和老朋友们的情况如何，所有这些，她们都一无所知。弗兰克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在这个地区到处跑动，无疑是个很好的信使，甚至比信使还要好，因为从梅肯以北直到亚特兰大，几乎每个人都跟他亲属关系或者认识他，他还能够提供一些有趣的私下传闻，而这些却常常被报纸删掉了。为了掩盖他遇到思嘉的眼光时那种尴尬局面，他乘机赶快谈起新闻来。他告诉她们，联盟军队已在谢尔曼撤出之后改变了亚特兰大，但是由于谢尔曼已经把它们彻底烧毁，这次收复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但是我想亚特兰大是我离开那天晚上烧掉的，"思嘉有点迷惑不解地说。"我还以为那是我们的小伙子们烧的呢！"“啊，不，思嘉小姐！"弗兰克吃惊地回答。“我们可没烧过我们自己人住的任何一个城镇！你看见烧的是我们不让落到北方佬手中的那些仓库和军需品，以及兵工厂和弹药。仅此而已。谢尔曼占领城市时，那些住宅和店铺都还是好好儿的，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里面呢。"“可人们怎么样了？他--他杀过人吗？"

“他杀了一些，但不是用枪打死的。"那个独眼大兵冷冷地\_\_\_说。他一开进亚特兰大就告诉市长，城里所有的人都得搬走，一个活人也不让留下。那时有许多老人经不起奔波，有许多病人不应当移动，还有小姐太太们，她们--她们也是不该移动的。结果他在罕见的狂风暴雨中把他们成百上千地赶出城外，将他们扔在拉甫雷迪附近的树林里，然后捎信给胡德将军，叫他来把他们领走。有许多人经不起那种虐待，都患肺炎死了。“唔，他们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嘛，他干吗要这样呢？"媚兰大声嚷道。“他说他要让他的人马在城里休整，"弗兰克说，"他让他们在城里一直休息到１１月中，然后才撤走。临走时他在全城纵火，把一切都烧光了。"

“唔，不见得都烧光了吧？"姑娘们沮丧地说。很难想像她们所熟悉的那个扰扰攘攘的城市，那个人口众多，驻满了军队的城市，就这样完了。那些荫蔽在大树底下的可爱的住宅，所有那些宏大的店铺和豪华的旅馆--决不会全都化为乌有的！媚兰好像要哭出声来了，因为她是出生在那里，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家乡。思嘉的心情也很沉重，因为除了塔拉，那是她最爱的一个地方。“唔，差不多全烧光了，"弗兰克显然对她们脸上的表情感到有点为难，才连忙纠正说。他想要显得愉快一些，因为他不主张叫小姐太太们烦恼。女人一烦恼，他自己也就烦恼起来，不知怎么办好。他不能只顾讲那些最惨的事。让她们向另一个人去打听好了。

他不能告诉她们军队开回亚特兰大，进城时所看见的情景，如，那许许多多耸立在废墟上的烧黑的烟囱，那一堆堆没有烧完的垃圾和堆积在街道的残砖碎瓦，那些已经被烧死但焦黑的枝柯还迎着寒风撑持在地上的古树，等等。他还记得曾如何使他难受的那一片凄凉的光景，面对城市遗迹时联盟军弟兄们曾怎样深恶痛绝地诅咒。他希望妇女们永远也不会听说北军挖掘墓地的惨状，因为那将会使她们一辈子也摆脱不掉。查尔斯.汉密尔顿和媚兰的父母都埋在那里。墓地上的情景至今还常常给弗兰克带来恶梦呢。北方佬士兵希望拿到给死者殉葬的珠宝，便挖掘墓穴，劈开棺木。他们抢劫尸体上的东西，撬掉棺材上的金银名牌，也不放过上面的银饰品的银把手。尸体和骨凌乱地抛散在劈碎的棺木中间，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下，景象极为凄惨。

弗兰克也不能告诉她们城里猫狗的遭遇。小姐太太们是很爱喂养小动物的。可是成千上万挨饿的动物由于主人被强行撤走而变得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了，它们的悲惨境遇也像墓地上那样，使珍爱猫狗的弗兰克大为痛苦。那些受惊的动物忍冻挨饿，变得像林子里的牲畜一样粗野了。它们弱肉强食，彼此等待着对方成为牺牲品供自己饱餐一顿。同时那片废墟上头的凛冽天空中，有不少兀鹰嘴里叼着动物的腐尸残骸在盘旋飞舞。弗兰克搜索枯肠，想找些缓和的话题，让小姐们感到好过些。“那里有些房子还没有毁掉，"他说，"如离其他建筑物很远没有着上火的那些房子。教堂和共济会会堂也还在，还有少数的店铺。可是商业区和五点镇铁路两旁的建筑物--是的，女士们，城市的那个部分全都夷为平地了。"

“那么，"思嘉痛苦地喊道：“铁路那头查理留给我的那个仓库也一起完了吗？”“要是靠近铁路，那就没有了，不过--"他突然微微一笑，他怎么事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你们应当高兴起来，女士们！你们皮蒂姑妈的房子还在呢。它尽管损坏了一些，但毕竟还在嘛。"“啊，它是怎么幸免的呀？"“我想是这样，那房子是砖造的，还有亚特兰大唯一的一个石板屋顶，因此尽管落上了一些火星也没有烧起来，加上它又是城市最北端的一幢房子，而那一带的火势并不怎么猛，这不就幸免了？当然，也被驻扎在那里的北方佬军队毁坏了不少。他们甚至把护墙板和楼梯上的红木栏杆也拆下来当柴烧了，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反正从外表那房子还是完好的。上星期我在梅肯碰到皮蒂小姐时--”

“你看见她了？她怎么样？”“不错，不错。我告诉她她的房子还在，她就决定立即回家去。那就是说--如果那个老黑人彼得让她回来。大批大批的亚特兰大市民都已经回来了，因为他们在梅肯实在待腻了。谢尔曼没有占领梅肯，可是人人都担心威尔逊的突击大队很快会打到那里，他比谢尔曼更坏。"“不过，要是房子都没有了，他们还冒冒失失地跑回来，不是太傻了吗？"

“思嘉小姐，他们都是住帐篷、小木屋和棚屋，有的六七家挤在一起。你跟我一样很了解亚特兰大人。他们是死心塌地要蹲在那个城市里，就像查尔斯顿人要蹲在查尔斯顿城那样，哪怕北方佬再来，再烧一次，也不能阻止他们回去。亚特兰大人嘛--媚兰小姐，恕我直言--都固执得像骡子。我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因为我常常感觉到那个城市是个很爱冲动和鲁莽冒失的地方。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这人本来就生长在乡下，不喜欢城市生活。而且我要告诉你们，那些最早回来的人都是些聪明能干的角色。而那些最晚才回来的呢，恐怕就连他们房基上的一根棍子、一块石头和一块砖都找不到了，因为人人都在全城到处找东西来重盖他们的房子。就在前天，我们看见梅里韦瑟太太和梅贝尔小姐，以及她们家的黑人老婆子，她们推着一辆独轮车在外面捡砖头。米德太太也告诉我，她正在考虑等大夫回来盖一所小木屋。她说她初次来亚特兰大时，这地方还叫马萨斯维尔，当时住的就是小木屋，那么现在再来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当然，她只不过是开玩笑而已，不过这也说明了他们一般的想法。”

“我看他们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了，"媚兰骄傲地说。"思嘉，你难道不这样看吗？“思嘉点点头，她心里也为这个作为第二故乡的城市暗暗地感到高兴和自豪。像弗兰克说的，那是个很爱冲动和鲁莽冒失的地方，可正因为这样她才喜欢它。它不像一些较老的城市那样顽固守旧，而是洋溢着一种跟她自己很一致的不惜冒险的精神。"我就像亚特兰大，"她心里暗想。"即使北方佬再来，再烧一次，也别想叫我们一蹶不振，从此站不起来了。""思嘉你看，如果皮蒂姑妈要回亚特兰大，我们最好了回去跟她住在一起，"媚兰打断思嘉的一连串设想，突然这样说。“否则，她一个人住在那里会吓死了。”“可是，我怎么能离开这里呢？亲爱的，"思嘉有点不以为然地问。"如果你急于要去，就去好了。我不会阻拦你。"“唔，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媚兰嚷道，脸色有点发急了。"瞧我多么粗心！当然你不能离开塔拉，而且--而且，我想，彼得大叔和厨娘也能照顾好姑妈的。"

“没有人会阻拦你，"思嘉率直地说。“你知道我不愿意离开你嘛，"媚兰回答说。"何况我--我要是没有你，简直就会吓死了。"“那就随你的便吧。而且，你也不用劝我回亚特兰大去。也许他们刚刚盖好几间房子，谢尔曼就回来又把它烧了。"“他不会回来，”弗兰克说，尽管他努力控制，他的脸还是沉下来。"他已经穿过佐治亚州到海滨去了。这个星其他打下了萨凡纳，据说他们正在向南卡罗来纳开去。"“萨凡纳被占领了？"

“是的。怎么，女士们，萨凡纳是不能不丢的。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它，只好利用可能得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还能拖着腿走路的人。你们可知道，北方佬向米列奇维尔进攻时，军事学校的学员不管多么年轻即被他们全调出来了，甚至还打开了州立监狱，从中得到新的兵力呢。是的，先生，他们释放了每一个愿意去打仗的犯人，并且应许他只要能熬过战争便将获得赦免。这叫我好像看见了那些幼小的军事学校学生跟盗贼和杀人犯站在同一支队伍里，真是恶心死了！““他们把罪犯都放出来害我们！"“唔，你不用着急，思嘉小姐，他们离这里远着，而且他们会成为上好的士兵呢。我一个人做过贼也并不妨碍他当一个好兵嘛，是不是？"“我觉得那太奇怪了，"媚兰轻轻地说。“可是，我倒并不觉得奇怪，"思嘉坦然地说。"反正这个州里已经到处是盗贼横行了，又有北方佬，又有--"说到这里她赶紧打住了，可是那些军人已大笑起来。

“又有北方佬，又有我们征购部，"他们补充说，这使她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胡德将军的部队在哪里呢？"媚兰急忙插进来。“要是他在萨内纳，一定会守得住的。”“怎么，媚兰小姐，"弗兰克略带惊讶和责备的神情，"胡德将军一直在田纳西作战，根本就没有到那一带去过，想把北方佬从佐治亚拖出去。"“他这个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嘛！”思嘉讽刺地喊道。"他不让该死的北方佬穿过我们这地方，可这儿只有学生娃娃和罪犯在保卫我们。"“女儿，"杰拉尔德鼓起勇气说，"你这样说，你母亲会伤心的。太不应该了。"

”他们就是该死的北方佬！"思嘉激动地大声说。"我从来没想叫他们别的什么。"提到爱伦，人人都感到诧异，谈话全突然中断了。这时媚兰又插进来。“你们在梅肯时有没有见过威尔克斯家的英迪亚和霍妮？她们是不是--她们听到过关于艾希礼的消息没有？"“唔，你知道，媚兰小姐，如果我们有艾希礼的消息，我们早就从梅肯赶过来告诉你了，"弗兰克略带责备地说。"不，她们没有什么消息，不过--你不用替艾希礼着急。媚兰小姐，我知道你已经很久没收到他的信了，可是你不能指望一个关在牢狱里的人给你写信嘛，你说对吗？而且北方佬牢狱里的情况并不像咱们的那样坏。毕竟北方佬那里能吃得饱，还有足够的药品和毯子。他们不像我们这样--我们连自己的肚子填不饱，俘虏就更不行了。"“唔，北方佬的东西有不少，"媚兰非常痛苦地大声说，“可他们就是不给俘虏嘛。肯尼迪先生，你知道他们是不给的。你这样说，不过是想叫我好过些罢了。你知道我们的小伙子在那边冻得要死，饿得要命，而且不看医生不吃药就死了。这仅仅因为北方佬是那么恨我们呀。啊，要是我能够把北方佬从这地球上通通消灭掉，那才好呢！啊，我知道艾希礼已经--"

“不许这样说！"思嘉惊叫道，她的心都跳到喉咙里了。只要没有人说艾希礼已经死了，她心里就总怀有一丝希望，相信他仍然活着，可是她觉得要是她听到别人说出那个死字，艾希礼便会在这一瞬间死掉的。“威尔克斯太太，听我说，你不必为你丈夫担心，"那个独眼大兵插进来安慰她。"我在头一次马纳萨斯战役后被北方佬俘虏过，后来才交换回来的。我在牢狱里时，他们尽给我吃那个地方的肥肉，还有烤鸡和热饼干--"“我想你是在仆人吧，"媚兰略带笑容说，这时思嘉第一次看见她对一个男人表现出一点兴奋的神情。“你觉得怎么样？"“我也这样想，"独眼龙拍着大腿笑了。“要是你们都到客厅里来，我倒想给你们唱一支圣诞歌呢，"媚兰接着说，很高兴换个话题，"钢琴是北方佬没法带走的一样东西。苏伦？它是不是走调很厉害了。"

“厉害着呢，“苏伦答道，一面含笑招呼弗兰克。但是当他们一起走出饭厅时，弗兰克故意落在后面，拉了拉思嘉的衣袖。“我可以单独跟你谈谈吗？”思嘉一时间十分惊慌，生怕他问起她的那些牲畜，于是她鼓起勇气，要找一个恰当的谎话。别的人都走开了之后，他们两人站在炉边，这时弗兰克在众人跟前装出的快乐神色已经消失，思嘉发现他完全像个老头了。他的脸又干又黑，像塔拉草地上到处飘零的落叶，他那姜黄色的胡须稀疏散乱，有些已开始发白。他心不在焉地搔着胡须，又假咳了几声，这才用一种烦恼不堪的神色开始说话。

“思嘉小姐，我很为你母亲感到难过。”“请不要谈这个吧。”“还有你爸--他成了这个样子，是从--"“是的，你看得出的，他是--他有点失常。"“他自然很舍不得她嘛。"“唔，肯尼迪先生，请不要谈起--”“思嘉小姐，对不起，"他神经质地不断挪动他的双脚。“事实是我要跟你爸商量一件事，可如今发现那没有用了。"

“肯尼迪先生，也许我能帮忙。你看--我如今是这一家之主埃"“那好，我，"弗兰克刚要开口又神经质地搔起胡须来。“事实是--嗯，思嘉小姐，我在打算向他求苏伦小姐呢。"“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思嘉又惊又喜地喊道，"你还没有向我爸提出要苏伦吗？可你追求她已经好几年了！"弗兰克的脸红了，他像个羞涩而怯懦的孩子，难为情地咧嘴笑了笑。“你看，我--我不知道她是否要我呢。我比她大这么多，而且--有那么多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在塔拉农场周围转悠—-"

“哼，"思嘉心想，"他们在围着我转呢，还轮得到她呀！““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要我，我还从没问过她，不过她一定明白我的感情。我--我想我应当征得奥哈拉先生的同意，把实情告诉他。我现在手头一个钱也没有，思嘉小姐，我以前是很有钱的，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但现在我只剩下一骑马和身上穿的衣服了。你想，我入伍时便卖掉了家里的地，把所有的钱都买了联盟的债券，这债券你知道如今还值多少，它们连印刷的纸张费都不值了。何况我至今也没有拿到手，因为北方佬烧我姐姐的房子时连债券也烧掉了。我知道，我如今身无分文却向苏伦小姐求婚，这未免太冒昧了，可是--可事情就是如此，我也曾想过，我们还不知道这场战争打下去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在我看来，它的确像是世界的末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因此--因此我想，如果我们订了婚，那对我和她都将是很大的安慰。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安慰。我要等到能养活她的时候才跟她结婚，思嘉小姐，可我不知道这还要多久。不过，如果真诚的爱情还有点价值的话，你就可以相信，苏伦小姐即使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也会是够富裕的了。"他说最后几句话时，那态度是庄严的，这虽然使思嘉觉得有趣，却也深受感动。她很不理解怎么世界上会有人爱苏伦。在她看来，她这妹妹是个自私自利的怪物，她经常怨天尤人，同时还有一种怪毛病你简直难以言喻，只好说是地地道道的执拗症了。

“肯尼迪先生，怎么，"她温和地说，"这很不错嘛。我相信我是能替爸说话的。他一直很看重你，他一直在期待着苏伦跟你结婚呢。"“他真的这样？"弗兰克赶忙追问，他已经面有喜色了。“当然是真的，"思嘉答道，同时忍住一声冷笑，因为她想起杰拉尔德时常隔着餐桌对苏伦大声吼叫：“怎么样，小姐！你那位火热的情郎还没有把问题提出来吗？要不要我问问他的意思呢？"“今天晚上我就去问她，"肯尼迪说，这时他的脸皮在颤抖，他抓住思嘉的手使劲摇着：“思嘉小姐，你真好。"“我会叫她来找你，"思嘉微笑说，朝客厅走去。媚兰正开始演奏。钢琴是严重走调了，但有的和弦听起来仍然很美。媚兰放开嗓子领着大家高唱《听啊，报信的天使们在歌唱》。

思嘉站住了。这看来是不可能，当两次遭到战争洗劫，他们正生活在一个破败的乡村濒于饥饿时，竟唱起这支古老而甜美的圣诞赞美诗来了。她突然朝弗兰克回过头来。“你说你觉得这有点像世界的末日，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坦白说吧，"他慢吞吞地回答，"但我希望你不要拿我的话去吓唬别的太太小姐。战争已经持续不了多久了。已没有新的兵源去补充部队，而逃兵却愈来愈多--多到了军队不愿承认的地步。你看，他们怎能忍受这远离故乡的痛苦呢？当人们知道他们的家人在挨饿时，所以他们偷着跑回来设法帮助家庭。虽然我不能责怪他们，可是削弱了军队呀。而且军队不能饿着肚子打仗，可粮食却没有了。我了解这些，因为你知道我的任何就是征集军粮嘛。自从收复亚特兰大以来，我就一直在这整个地区跑来跑去，可弄到的食物还不够一只啊鸟吃的。这种情况在萨凡纳以南三百英里的地区也同样存在。军队都在挨饿，铁路又早已被截断，如今已根本没有新枪支，子弹也用完了，而且压根儿找不到皮革来做鞋……所有，你看，末日就差不多到了。"

“不过，联盟的黯淡前途在思嘉心中并不怎么严重，更严重的倒是缺乏粮食。她一直在考虑要打发波克赶着马和车子，带着那些金币和联邦钞票，出去到乡下搜购粮食和做衣服的料子。但是，如果弗兰克说的这些话可靠--"然而梅肯并没有伦陷。那儿一定会有粮食的。一旦等到征购队上了路，她就要派波克到梅肯去，即使那匹马有被军队掳去的可能，也要试一试。看来她必须冒这个险了。“好吧，肯尼迪先生，我们今晚别谈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思嘉说，"你坐在我母亲的小办事房里去，我就叫苏伦去见你，这样你便可以--对，你们就好私下里谈谈了。"弗兰红着脸，微笑着，思嘉看着他走了悄悄溜出饭厅。“他眼下还不能娶她，这太可惜了，"她心中暗想。"否则就会省去一张吃饭的嘴呢。”

第二十九章

次年四月，约翰斯顿将军已回来带领过去所率领的残余部队了，在北卡罗来纳他向北军投降，战争就此宣告结束。不过两星期后这个消息才传到塔拉。塔拉的人从此就有够多的事情好忙了。他们要回去打听情况，听别人的闲谈和议论，而且因为邻居们也同样忙碌，彼此串门的机会很少，所以新闻传播十分缓慢。

春耕正处于大忙季节，波克从梅肯带回的瓜菜和棉籽也在赶着播种。而且外出回来以后波克几乎什么活也不干了，他自己安全地带回了满车的穿用物品，以及种子、家禽、火腿、腌肉和玉米面，便觉得骄傲得了不得，整天吹嘘回塔拉的途中怎样备历艰难，走小道闯难关，还越过旧的铁路，走过荆榛草莽，真是劳苦功高。在路上他耽搁了五个星期，这也是思嘉最为焦急不安的日子：不过他到家后，思嘉并没责备他，因为他这一趟跑得很成功，而且还剩下那么多钱带回来了。她对他所以能够剩下这许多钱深感怀疑，是因为那些家禽和大部分食品都不是花钱买的。至于波克本人，他认为既然沿路有的是无人看管的鸡笼和方便的熏腊室，他要是再花钱去买，那就未免太丢人了。

既然他们有了一点吃的，便人人都忙着想办法恢复生活的常态，想过得像样些了。每个人都有工作要做，而且工作太多，永远也忙不完。去年的干棉杆儿必须清除了，好腾出地来栽种新的，而那匹倔犟的马匹还不习惯拉犁，总是要走不走地在田里磨蹭。园子里的野草也得拔掉，才好种瓜菜籽。还得劈木柴，并且开始修理那些被北方佬瓷意烧毁的牲口棚圈了一道道漫长的篱笆。波克设下的野兔网得每天巡看两次，河边的钓线也要不时去换钓饵。而屋里，就得有人起床、擦地板、做饭、洗碗、养猪、喂鸡、捡鸡蛋。那头母牛要挤奶，要赶到沼泽地附近去放牧，还要有个人整天看着它，以防北方佬或弗兰克.肯尼迪的征购队回来把它赶走。就连小韦德也有自己的任务，他每天早晨煞有介事地提着篮子出门，去拾小树枝和碎木起来生火。

投降的消息是方丹家的小伙子们带来的，因为战争一结束他们就首先回家了。亚历克斯还有皮靴自己走路，托尼却光着脚，骑着一头光前骡子。托尼在家里总是千方百计占便宜。他们经历了四年日晒雨淋之后，已变得更黑更瘦的也更坚实，加上从战争中带回来的那脸乱蓬蓬的黑胡须，现在完全像陌生人了。因急于回家，他们在赶往米莫萨的途中，只在塔拉停留了一下，吻了吻几位姑娘，并告诉她们投降的消息。他们说通通结束了，一切都过去了，并且显得无所谓似的，也不想多去谈它，他们唯一想知道的是米莫萨有没有烧掉。他们从亚特兰大一路南来时，经过朋友们家原来的住宅处剩下的一个又一个烟囱，便对于自己家里或可幸免的希望感到愈来愈渺茫了。听了姑娘们告诉的喜讯他们才放心地叹了口气，并且，当思嘉描述萨莉怎样骑马奔来通报北方佬到达的消息，以及她又怎样干净利落地越篱而走时，都一齐拍着大腿笑起来。“她真是个有胆量的姑娘，"托尼说，"只可惜她命太苦了，乔居然牺牲了。你们家里没有一点烟草呀，思嘉？"

“没有，只有兔儿烟，爸放在玉米棒子里抽的。““我还不至于落到那个地步呢，"托尼说，"不过也可能以后会这样。"“迪米蒂.芒罗好吗？"亚历克斯关心而又不好意思地问，这叫思嘉隐约地想其他是喜欢萨莉的妹妹的。“唔，很好，她如今跟她姑妈住在费耶特维尔。你知道他们在洛夫乔伊的房子给烧掉了。她家里其余的人都在梅肯。"“他这话的意思是--迪米蒂有没有跟乡团某位勇敢的上校结婚了？"托尼取笑说，亚历克斯回过头来愤愤地瞪着他。

“当然，她还没有结婚喽，"思嘉饶有兴味地回答说。“要是她结婚了，也许还好些呢，"亚历克斯沮丧地说。“你看这鬼世界--思嘉。请原谅。可是当你家里的黑人全都解放了，牲口也完了，身上已没有一个子儿，这时你怎么好开口要一个女孩子跟你结婚呀？"“迪米蒂是不会计较这些的，你知道，"思嘉说。她能真心对待迪米蒂并说她的好话，亚历克斯.方丹从来都不在她的情人之列。“那才丢你三辈子的脸呢--唔，再一次请你原谅。我实在不该说这些咒骂的话了，要不老太太要揍我的。我是说我不会要求任何姑娘给一个叫化子。就算她不计较这些，可我自己得计较呀！"思嘉在前面走廊上跟两个小伙子说话，听到投降的消息后，这时媚兰、花伦和卡琳早已悄悄溜进屋里。等到小伙子们穿过农场后面的田地回家去了，思嘉才进来并听见几位姑娘一起坐在爱伦办事房里的沙发上哭泣。一切都完了，她们所喜爱和期待的那个美丽的梦想，那个牺牲了她们的朋友、爱侣和丈夫并使她们的家庭沦于贫困的主义，已经完了。那个主义她们原来认为是决不会失败的，现在永远失败了。

不过对于思嘉而言，这也没有什么好哭的。她听到消息的最初一瞬间曾经这样想：谢天谢地，那头母牛再也不会被偷走了！那骑马也安全了。我们能够把银器从井里捞出来，给每人一副刀叉了。我们可以赶着车子到乡下四处寻找吃的了，而且用不着害怕。多么轻松啊！从此她再也用不着一听见马蹄声就吓一跳了。她再也不用着深夜醒来，平息静听，不知是真的还是在梦中，仿佛院子里有马嚼子的格格声，马蹄践踏声，以及北方佬军官粗嘎的口令声。最令人高兴的是塔拉安全了！从今以后，她永远不必站在草地上看着滚滚黑烟从她心爱的房子里冒出来，听见屋顶在烈火中哗啦一声坍塌了。南方的主义已经死亡，是的，不过思嘉本来就厌恶战争，喜欢和平。她平日看见星条旗杆上升平时从没有什么激情，听见南部联盟的军歌也毫无肃然起敬的感觉，她之所以熬过了穷困和令人厌恶的护理工作，以及围城时期的恐惧和最后几个月的饥饿生涯，并不是由于有一种狂热的感情在支持着，而对于别的俨说，则正是这种感情使得他们能够忍受一切，只要主义能实现就行了。什么都了结了，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她也用不着哭了。

一切都过去了！那场本来好像没完没了的战争，那场不请自来和不受欢迎的战争，把她的生活截成两段，中间的裂痛如此分明，以致她很难记起前一段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了。她能够冷静地回想起，漂亮的思嘉穿着绿色摩洛哥山羊皮便鞋，荷叶边里散发着薰衣草的清香，可是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那个女孩子，思嘉.奥哈拉，那时全县的小伙子都拜倒在她脚下，周围有百来个奴隶供她使唤，身后有塔拉农场的财产做靠山，有溺爱她的双亲随时满足她心中的要求。那是个宠坏了的无所顾忌的思嘉，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不能达到的愿望，除了有关艾希礼的事情以外。不知什么时候，在过去四年曲折迂回的道路上，那个佩着香囊，穿着舞鞋的姑娘悄悄地溜走了，留下来一个瞪着绿眼睛的女人，她锱铢必较，不惜亲手去做许多卑微的工作，破产之后她已一无所有，只剩下这片毁灭不掉的红土地了。如今她站在穿堂里听着姑娘们哭泣，同时心里正忙着打自己的算盘。

“我们要种更多的棉花，比往年多得多。我要打发波克明天到梅肯去再买一些种子。现在北方佬再也不会来烧了，我们的军队也没有这个必要。我的好上帝！今年秋天棉花会堆得天高呢！"她走进那间小小的办事房，不理会坐在沙发上哭泣的几位姑娘，自己坐到写字台前，拿起笔来计算手头的余钱还能买多少棉籽。“战争结束了，"她一想起就立即感到满怀兴奋，把手中的笔也放下了。战争既然结束，艾希礼便会--如果艾希礼还活着，他便会回家来呀！媚兰在哀悼主义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了这一点，她不知道。“我们很快会收到信--不，不是信，我们还收不到信呢。但是很快--啊，反正他会让我们知道的！"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接着是一个一个星期地过去，艾希礼依然没有信息。南方的邮务还很不正常，乡下各个地区就压根儿没有。偶尔有个从亚特兰大来的过客捎来皮蒂姑妈的一张字条，她在伤心地恳求姑娘们回去。然而艾希礼毫无音信。

投降以后，思嘉和苏伦之间一直存在的关于那骑马的急论眼看就要爆发了。既然已经没有来看北方佬的危险，苏伦就想去拜访邻居。她很寂寞，很怀念过去那种愉快的社交生活，因此她也即使没有别的理由，渴望去看看朋友们，就去了解了解县里别的人家也像塔拉一样衰败，自己心里踏实些也好。可是思嘉很强硬。那骑马是干活用的，比如，从林地拉木头，耕地，让波克出去收购粮食，等等。到星期天，它就有权在牧场上啃头草根休息休息了。如果苏伦一定要去访邻会友，她可以步行嘛。直到去年，苏伦生来还不曾走过上百码的路程，现在叫她步行外出，这可有点为难了。因此她呆在家里整天抱怨，有时哭闹，动辄就说：“哼，要是母亲还在就好了！"这时思嘉便照她常说的给她一记耳光，而且下手那么重，打得她尖叫着倒在床上不起来，同时引起全家的一阵莫大的惊慌。然而从那以后，苏伦倒是哭得少了，至少在思嘉跟前是这样。思嘉说她要让那匹马得到休息，那是真话，不过这还只是真情的一半。另一半是在投降后的头一个月里她已经赶着马和车子把全县的朋友和邻居拜访了一遍，发现他们那里的景况实在不妙，因而动摇了她的信心，尽管自己并不完全承认。

方丹家靠萨莉的劳苦奔波，光景算是最好的，不过这也是跟别的处境很惨的邻居相比较而言。方丹老太太自从那天领着大家扑灭大火、救出房子，累得犯了心脏病以来，至今还没有完全康复。老方丹大夫被截去一只胳臂，也还在慢慢康复。亚历克斯和托尼在犁耙等农活方面都几乎变成新手了。思嘉去拜访时他们倚在篱笆上跟她握手，并且取笑她那辆摇摇晃晃的破车，不过他们的黑眼睛是忧伤的，因为他们取笑她时也等于在取笑他们自己。她提出要向他们买些玉米种，他们表示答应，接着就谈起农场上的问题来。他们有十二只鸡、两头母牛、五头猪和从前带回来的那匹骡子。有一头猪刚刚死了，他们正担心别的那几头也保不祝听见他们这样严肃地谈猪，思嘉不由得笑了，不过这一次也是苦笑。

要知道，这两位以前的花花公子，是从来不认真对待生活的！在米莫萨，人们都很欢迎她，并且坚持要送给她玉米种，而不不要钱。她把一张联邦钞票放在桌上，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接受，这就充分显示出方丹这一家人的火爆脾气。思嘉只得收下玉米，然后偷偷将一张一美元的票子塞到萨莉手里。自从八个月前思嘉刚回到塔拉时萨莉来欢迎过她以来，她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那时她尽管面黄瘦，但还显和比较轻松活泼。可现在那轻松活泼的神气完全消失了，仿佛联盟军投降的消息把她的整个希望都毁灭了似的。“思嘉，"她抓住那张票子小声说，"你说那一切都落得了什么好处呢？当初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呢？啊，我的亲爱的乔！啊，我那可怜的娃娃！”“我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我也不去管它，"思嘉说。"而且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从来就不感兴趣。战争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无关。目前我关心的是一个好的棉花收成。好吧，拿这一美元给小乔买件衣服。他实在很需要呢，上帝知道。我不想剥夺你们的玉米，尽管亚历克斯和托米都那样客气。"

两个小伙子跟着她来到车旁，扶她上了车。他们虽然穿得破破烂烂，但仍然彬彬有礼，显出了方丹家特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神气。不过，思嘉毕竟看见了他们那贫困的光景，在驶离米莫萨时心情未免有些悲凉。她对于饥寒交迫的日子实在过得厌烦了。要是能看到人民生活宽裕，用不着为下一顿饭操心，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啊！凯德.卡尔弗特家的松花村，是一幢老房子，思嘉以前曾常去那里跳舞。当思嘉走上台阶时，她发现凯德的脸色像死人一样。她十分消瘦，咳嗽不断，躺在一把安乐椅里晒太阳，膝上盖着一条围巾，然而他一见思嘉脸色就开朗了。他试着站起来迎接她，说只是受了一点凉，觉得脸中发闷。原来是在雨地里睡得太多，才得了这个玻不过很快会好起来，那时他就能参加劳动了。凯瑟琳.卡尔弗特听见外面人有说话，便走出门来，一下看见思嘉那双绿眼睛，同时思嘉也立即从她的神色中看出了绝望的心情。可能凯德还不知道，但凯瑟琳知道了。松花村显得很凌乱，到处长满了野草，松子已开始在地里长出嫩苗，房屋已相当破败，也很不整洁。凯瑟琳本人也很消瘦，紧张。

他们兄妹二人，以及他们的北方佬继母和四个异母的小妹妹，还有那位北方佬监工希尔顿一起住在这幢寂静而又常常发出古怪回响的旧房子里。思嘉对于希尔顿从来不比对自己家的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更有好感，现在就更不喜欢他了。因为他走上前来跟她打招呼时，竟然像个平辈人似的没一点尊敬的样子。从前他也有威尔克森那种卑躬屈膝又鲁莽无礼的两面态度，但自从在战争中卡尔弗特先生和雷福德牲以后，他就把卑屈的一面完全抛掉了。小卡尔弗特太太一向不懂得怎样役使黑人奴仆守规矩讲礼貌，对于一个白人就更没办法了。“希尔顿先生很好，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日子，"卡尔弗特太太很感动似的说，一面向她旁边那位沉默的继女儿瞟了一眼。"真好埃我想你大概听说了，谢尔曼在这里时他两次救出了我们的房子。我敢说要是没有他，我们真不知该怎么对付，一个钱也没有，凯德又--"此时凯德苍白的脸涨红了，凯瑟琳也垂下了长长的眼睫毛，紧闭着嘴。思嘉知道，他们一想到居然自己得依靠这个北方佬监工，就压不住满腔怒火，可又毫无办法。卡尔弗特太太像急得要哭似的，她不知怎的又说了错话。她总是说错话。她简直不理解这些南方人，尽管在佐治亚生活了二十年了。她始终不知道哪些话是不该对这两个前娘孩子说的，可是不管她怎么说，怎么做，他们却照样对她很客气。她暗暗发誓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北方去，离开这些古怪顽固的陌生人算了。

思嘉拜访过这几家之后，不想到塔尔顿家去了。既然那四个小伙子都不在了，房子也给烧毁了，一家人挤在监工的小屋里，她还有什么兴致去看呢。但苏伦和卡瑟琳都要求去，媚兰也信为要是不去拜访一下，表示欢迎塔尔顿先生从战场上回来，则是不合情谊的。一进，在一个星期天她们一起动身前往。这可是最惨的一家了。赶车经过住宅的废墟时，她们看见比阿特里斯.塔尔顿穿着破骑马服，臂下夹着一条马鞭，坐在牧场周围的篱笆顶上，一双忧郁的眼睛茫然地凝望着前方。她旁边蹲着一个罗圈腿的小个子黑人，他本来是替她驯马的，如今也像他的女主人那样显得怏怏不乐。围场里以前有许多嬉戏奔跑的马驹和文静的母马，可如今空荡荡的，只有塔尔顿先生在停战后骑回家来的那匹骡子了。

“我的那些宝贝儿全都完了，现在我真不知拿我自己怎么办呢！"塔尔顿太太说，一面从篱笆上爬下来。假若是不认识的人听了这话，准以为她是在说她死去的四个儿子，可是塔拉农场的姑娘们很清楚，她心目中只有她的马。"我那些漂亮的马都死光了。啊，我可怜的乃利！只要我还有乃利就好了！可是这里只剩下一头该死的骡子了。一头该死的骡子！"她重复说。所以地瞧着那只瘦弱的畜生。"想起我那些纯种的宝贝，看看眼前这头骡子，真觉得莫大的侮辱啊！骡子是一种杂交的变态产物，本来是不该饲养的。"吉姆.塔尔顿蓄了满脸胡须，完全变样了，他走出监工房来欢迎这几位姑娘，并且亲切地吻了吻她们。他那四个穿着补丁衣裳的红头发女儿也跟着出来，她们差一点被那十几只黑色和褐色的猎狗绊倒了，因为后者一听到陌生的声音便狂吠着向门外奔来。他们一家露出一种勉强装出来的欢乐神情，这比米莫萨斯的痛苦和松花村的死气沉沉更加使思嘉觉得彻骨冰凉，很不好受。塔尔顿家的人执意留挽几位姑娘吃午饭，说他们最近很少有客人来，并且要听听外面的种种消息。她不想在这里逗留，这里的气氛使思嘉感到压抑，可是媚兰和她的两个妹妹却希望多待一会，结果四人都留下来吃饭了，虽然吃得很简单，只有腌猪肉和干豆，而且是专门招待她们的。

饭菜虽然简便些，不过都吃得有说有笑。谈以补衣服的窍门时，塔尔顿的姑娘们更是格格地笑个没完，仿佛在说最有趣的笑话。媚兰中途中接上去，绘声绘色地谈塔拉农场经历的种种苦难，不过说得轻松而有风趣。她的这种本领是出人意外的，叫思嘉惊叹不已。思嘉自己几乎什么也不说。屋子里没有那四个出色的塔尔顿小伙子在走动，抽烟，取笑，便显得冷冷清清没什么意思。而且，如果她都觉得冷清，那么塔尔顿家这些正在全力殷勤地接待邻居的人，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整个午餐席上卡琳很少说话。一吃完她就走到塔尔顿太太身旁，向她低声嘀咕什么。塔尔顿太太的脸色顿时变了，清脆的笑声也随之消失了，她只伸出一只胳臂搂住卡琳纤细的腰身，同时站起身来。她们一走，思嘉觉得这屋里再也待不下去，便跟着离开。她们沿着那条穿过花园的便道走去，思嘉明明看见她们是朝坟地那边去了。可现在她也不好再回屋去，那样实在显得太失礼。不过谁知道塔尔顿太太正在竭力克制着，装出坚强的样子，卡琳为什么偏要把她拉出来，一起去看小伙子们的坟墓呢？有两块新的石碑在柏树下砖垒的墓框里，它们还很新，连雨水也没有一溅上一点红泥。

“上个星期我们才把这碑立起来，"塔尔顿太太骄傲地说。“是塔尔顿先生到梅肯去用车接回来的。"墓碑！这得花多少钱呀！突然思嘉像开始那样为那几位塔尔顿小伙感到悲伤了。任何人，在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还能花这么多钱来立墓碑，那就不值得同情了。而且每块墓碑上都刻了好几行字。字刻得愈多就愈费钱。看来这家人一定是发疯了！何况把三个小伙子的遗体拉回家来，必定费了不少钱呢。至于博伊德，他们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丝踪影。在布伦特和斯图尔特的坟茔之间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的是：“活着时他们是可爱而愉快的，而且至死也没有分离。"另一块石碑上刻着博伊德和汤姆的名字，还有几行拉丁文，便是思嘉也看不懂，因为她在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念书时就设法逃避了拉丁文课。所有这些花在墓碑上的钱都是白费了！可不，他们全是些傻瓜！她心里十分生气，好像是她自己的钱给浪费掉了似的。

卡琳的眼睛出奇地亮。“我看这很好，"她指着第一块墓碑小声说。卡琳当然会觉得好的。她对任何伤感的事物都会动心的。“是的，"塔尔顿太太说，她的声音很温柔，"我们觉得这很合适--他们几乎是同一个时候死的，斯图尔特先生先走一步，紧接着是布伦特，他拿其他丢下的那面旗帜。"姑娘们赶着轻回塔拉，有个时候，思嘉一声不响，她在琢磨着在那几家看到的情形，并且违心地回忆这个县以前的繁荣景象。那时家家宾客盈门，金钱满柜，下房区住满了黑人，整整齐齐的棉花地里白花花的一片，真喜人啊！

“再过一年，这些田地里就到处长期小松树来了，"她心里暗想，一面眺望着四周的树林，感到不寒而栗。没有黑人，我们就只能自己养活自己不致饿死。不依靠黑人谁也不可能把一个大农场经营起来，因为大片大片的田地无人耕种，树林就会重新把它们接管过去，很快又成为新的林地了。谁也种不了那么多棉花，那我们怎么办呢？乡下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城里人不管怎样总有办法。他们一直是这样过的。可是我们乡下人就会倒退一百年，像当初的拓荒者，只能住小木屋，凭着一双手种很少几英亩土地--勉勉强强活下去。

“不--"她倔强起来，"塔拉不会那样，就是我要亲自扶犁，也决不能那样。如果愿意的话，整个地区，整个的州，可以倒退回去成为林地，可是我不能让塔倒退。而且我也不打算把钱花在墓碑上，或把时间用来为战争失败而哭泣。我们总能想办法的。我知道，只要不是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我们总有办法。失掉黑人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最糟糕的是男人们死了，年轻人死了。"这时她又想起塔尔顿家四兄弟、乔.方丹、雷福德.卡尔弗特和芒罗弟兄，以及她在伤亡名单中看到的所有费耶特维尔和琼斯博罗的小伙子们。"只要还有足够多的男人留下来，我们便有办法，不过--"她忽然想起另一个问题--也许她还得再结婚呢。当然，她不想再结婚了。还不谁要娶她呀？这个想法真可怕。“媚兰，"她说，"你看南方的姑娘们将来会怎么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嘛。将来她们会怎么样？没有人会娶她们了。媚兰，你看，所有的小伙子都死了，整个南方成千上万姑娘就会一辈子当老处女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孩子，"媚兰说，在她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显然这种想法对苏伦并不新奇，如今她坐在车子后部突然哭起来。从圣诞节以来她还没有听到过弗兰克.肯尼迪的消息。究竟是因为邮路不畅通的原故呢，还是他仅仅在玩弄她的感情，如今早已把她忘了她不清楚。或许，他是在战争最后几天牺牲了吧！后一种可能经忘记她要可取得多，因为一种牺牲了的爱情至少还有点庄严的意味，就像卡琳和英迪亚.威尔克斯的情况那样。如果成为一个被遗孀的未婚妻，则毫无意思了。“啊，看在上帝份上，求你别哭了好吗？"思嘉不耐烦地说。

“唔，你们可以说，"苏伦还在抽泣，"因为你们结过婚而且有了孩子，人人都知道有人娶过你们。可是，瞧我这光景！而且你们这样坏，竟在我控制不住自己时公然奚落我，说我会成为老处女。你们真可恶极了！"“啊，你别闹了！你知道我就看不惯那种成天嚷嚷嚷的人。你很清楚那个黄胡子老头并没有死，他会回来娶你的。他没有什么头脑。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宁愿当一辈子老小姐也不嫁给他。"车后边总算清静了一会儿。卡琳在安慰姐姐，心不在焉地拍着姐姐的肩背，因为她自己的心思也到了遥远的地方，仿佛布伦特.塔尔顿坐在身边跟她一起沿着那条三年来的老路在奔驰似的。这时她情绪高涨，眼睛发亮。

“哎，没了咱们的漂亮小伙子，南方会怎么样啊？"媚兰伤心地说。"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南方又会是什么样子呢？那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智慧了。思嘉，我们这些有孩子的人都得把孩子抚养大。让他们接替那些已经去世的，成为像死者一样勇敢的男子汉。”“再也不会有他们那样的人了，"卡琳低声说。"没有人能接替他们。"这以后，她们就一路默默地赶车回家了。

此后不久的一天，凯瑟琳.卡尔弗特骑着一匹思嘉很少见过的瘦骡子在日落时分来到塔拉。那畜生耷拉着两只耳朵，跛着脚，一副可怜样儿，而凯瑟琳也几乎跟它一样憔悴。她那褪色的方格布衣裳是以前佣人穿的那种式样，一顶遮阳帽只用绳子系在下巴底下。她一直来到前面走廊口，也没下马，这时正在看落日的思嘉和媚兰才走下台阶去迎接她。凯瑟琳跟思嘉拜访那天的凯德一样苍白，苍白、冷峻而刚脆，仿佛一说话她的脸就会破裂似的。不过她的腰背笔直，她向她们点头招呼时脑袋也仍然高昂着。\_\_突然思嘉记起威尔克斯家举行大野宴那天，她和凯瑟琳一起低声议论瑞德.巴特勒的情形。那天凯瑟琳多么漂亮和活泼啊，身着天蓝色蝉翼纱裙子，饰带上佩着玫瑰花，穿着娇小的黑天鹅绒便鞋，脚腕子上是一圈花边。可如今那位姑娘的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剩下的是个骑在骡子背上的僵直身躯。“谢谢你们，我不下马了，"她说。"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一声，我要结婚了。”

“什么？““跟谁结婚？""凯茜，多伟大呀！"“什么时候？"“明天，"凯瑟琳平静说，但她的声音有些异样，脸上的笑容因此也马上收敛了。"我来告诉你们，我明天要结婚了，在琼斯博罗----可我不想邀请你们大家。"

她们默默地琢磨这句话的意思，莫名其妙地抬头望着她。后来媚兰才开口了。“是我们认识的人吧，亲爱的？”“是的，"凯瑟琳简单地说。"是希尔顿先生。"

思嘉甚至连"啊"一声也说不出来了，可是凯瑟琳突然低下头来看着媚兰，小声而粗鲁地说：“媚兰，你要是哭，我可受不了。我会死的。"媚兰只轻轻拍着凯瑟琳那只穿家制布鞋挂在鞍镫上的脚。一句话也不说，她的头低低地垂着。“也用不着拍我！这我同样受不了。”媚兰把手放下，但仍然没有抬头。“好，我得走了。我只是来告诉你们一声。"她那苍白而刚脆的脸又板起来，她提起缰绳。

“凯德怎么样？"思嘉赶紧问。她完全懵了，不知说什么好，好不容易想起这个问题，才用来打破尴尬的沉默局面。“他快死了，"凯瑟琳依旧简单地回答，似乎口气中要根本不带一点感情。"只要我能安排好，他就会放心而平静地死去，用不着发愁他死后谁来照顾我。你看，我那位继母和她的孩子们明天就要回北方定居。好，我要走了。"媚兰抬头一看，正碰着凯瑟琳的眼光。媚兰眼睫毛上泪珠莹莹，眼睛里充满理解的感情，面对此情此景，凯瑟琳像个强忍着不哭的勇敢男孩，装出微笑的样子。这些对于思嘉来说都是很难理解的，她还在竭力琢磨凯瑟琳.卡尔弗特要嫁给监工这一事实--凯瑟琳，一个富裕农场主的女儿：凯瑟琳，仅次于思嘉，比全县任何别的姑娘都有更多的情郎呢！

凯瑟琳俯下身子，媚兰踮起脚尖，她们亲吻了。然后凯瑟琳狠狠地抖动缰绳，那匹老骡子向前走去。望着她的背影，媚兰眼泪簌簌地从脸上淌下来。思嘉瞪大眼睛看着她，仍然莫名其妙。“你看她是不是疯了？媚兰，你知道她是不会爱上他的。"“爱上？啊，思嘉，这样可怕的事情千万提也别提了！啊，可怜的凯瑟琳！可怜的凯德！"“胡说八道！“思嘉喝道，她开始生气了。媚兰对于任何事情都比她看得清楚，这很叫人受不了。她觉得凯瑟琳的情况主要是令人惊讶，而并非什么可悲的事。当然，要跟一个北方穷白人结婚，想起来也着实很不愉快，不过一个姑娘毕竟不能单独守着农场过日子。她总得有个丈夫帮着经营才好嘛。

“就像我前天说的那样，媚兰，已经没什么人好让姑娘们挑选了，可她们总得嫁人呢。““啊，她们也不一定要嫁人呀！当老处女也没什么丢人的，看看皮蒂姑妈。啊，我还宁愿凯瑟琳死了呢！我知道凯德就会宁愿她死的。那么一来，卡尔弗特家就会完了。只要想一想，她的--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啊，思嘉叫波克赶快备马，你火速去追上她，让她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哎哟，我的天！“思嘉喊道，对于媚兰这样随意把塔拉农场当人情奉送的态度，她大为震惊。思嘉可绝对没有意思要在家里多养活一口人了。她正要这样说，但是一看见媚兰惶恐的脸色便打住了。

“媚兰，她不会来的，"她改口说。"你知道她不会来。她为人那么高傲，还以为这是一种施舍呢。"“这倒是真的，倒是真的！"媚兰惶惑地说，目送着凯瑟琳背后那团红尘一路远去，渐渐消失了。“你跟我们在一起已经好几个月了，"思嘉心里暗想，一面看着小姑子，"但你从来没想过你是在靠别人的周济过日子。我想你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这点。你是个没有被战争改造过的人，因此思想行为一如以往，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仿佛我们仍然十分富足，有的是粮食，用不着精打细算，多来几个客人也没关系。我想我下半辈子得把你这个包袱背下去了。但是，我不能把凯瑟琳也背上！”

第三十章

战争结束之后第一个炎热的夏天，突然塔拉的隔离状态被打破了。从那以后好几个月里，一些衣衫褴褛，满脸胡须、走坏了脚又往往饿着肚子的人，源源不绝地翻过红土山起来到塔拉农场，在屋前阴凉的台阶上休息，既要吃的又要在那里过夜。他们都是些复员回家的联盟军士兵。火车把约翰斯顿的残余部队从北卡罗来纳运到亚特兰大，在那里下车后就只好长途跋涉步行回家了。这股人流过去以后，从弗吉尼亚军队中来的一批疲惫的老兵又来了，然后是从西部军复员的人，他们要赶回南边去，虽然他们的家可能已不存在，他们的亲人也早已逃散或死掉了。他们大都走路，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骑着投降协议允许保留的瘦骨嶙峋的马和骡子。不过全是些又羸又乏的畜生，即使一个外行人也能断定走不到弗罗里达和南佐治亚了。

回家去啊！回家去啊！这是士兵心中唯一的想法。有些人沉默忧郁，也有些人比较快活，他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觉得一切都已过去，现在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只有还乡一事了。很少有人表示怨恨，他们把怨恨留给自己的女人和老人了。但被打败了，他们已英勇地战斗过，现在很想起安地待下来，在他们为之战斗的旗帜下种地过日子。回家去啊！回家去啊！他们别的什么也不谈，不谈打仗也不谈受伤，不谈坐牢也不谈今后。往后，他们可能还要打仗，要把他们曾经怎样搞恶作剧，怎样抢东西怎样冲锋和饿肚子，怎样连夜行军和受伤住院等等，通通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可是现在不谈这些。他们有的缺胳膊短腿，有的瞎了一只眼，但更多的人带着枪伤，如果他们活到七十岁，这些枪伤，是每到阴雨天就要痛的，不过现在还不要紧。至于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年老和年轻的，健谈的和沉默的，富农和森林地带憔悴的穷白人，他们都有两种共同的东西，既虱子和痢疾。联盟军士兵对于受虱子折磨的尴尬局面已习惯了，他们已经毫不介意，甚至在妇女面前也泰然自若地搔起来痒来，至于痢疾--妇女们巧妙地称之为"血污"--那仿佛对谁也不饶过，从小兵到将军一视同仁。为时四年的半饥半饱状态，四年粗糙的、半生不熟和腐烂发酸的配给食品，对这些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致每个在亚特兰大停留的士兵要么刚在逐渐康复，要么还病得厉害。

“他联盟军部队里就没一个肚子是好的。"嬷嬷一面流着汗在炉子上煎黑莓根汤药，一面这样苛刻地评论。黑莓根是爱伦生前拿来治这种病的主要药方，嬷嬷当然学会了。"据俺看，打垮咱们部队的不是北方佬，倒是咱们自家的肚肠。先生们总不能一面拉肚子一面打仗嘛。"嬷嬷给他们所有的人，吃这个药方，也不问他们的肠胃情况究竟怎样；所有的人都乖乖地皱着眉头吃她给的这种黑汤，也许还记得在很远的地方曾经也有这样严厉的黑女人用无情的手喂他们吃过药呢。嬷嬷在住宿方面的态度也一样坚决。凡是身上有虱子的士兵都不许进入塔拉农常她把他们赶到后面丛密的灌木林里。给他们一盆和一块含强碱的肥皂，叫他们脱下军服，好好洗浴一番，还准备了被褥和床单让他们把赤裸的身子暂时覆盖住，这时她用一口大锅把他们的衣服煮起来，直到虱子彻底消灭为止。姑娘们热烈争论，说这样做使士兵们太丢脸了，嬷嬷说，要是将来姑娘们发现自己也有虱子，不是更丢脸吗？

等到每天都有士兵到达的时候，嬷嬷就提出抗议，反对让他们使用卧室。她总是害怕有个虱子逃过了他的惩处。思嘉知道跟她争论也无济于事，便把那间铺了厚天鹅绒地毯的客厅改宿舍。嬷嬷认为让这些大兵睡在爱伦亲手编织的地毯上简直是一种亵渎行为，便大嚷大叫起来，可是思嘉仍很坚决。他们总得有个地方睡嘛。而且，几个月来，地毯上的绒毛已开始出现磨损的迹象，尤其是鞋跟践踏和靴刺不小心划着的地方，连那下面的线纹也快露出来了。她们急切地向每个士兵打听艾希礼的消息。苏伦也克制着经常探询肯尼迪先生的情况。可是这些士兵谁也没听说过他们，同时也不想谈失踪的事。只要他们自己还活着就够了，谁还高兴去管成千上万没有标明姓氏的坟。

每次打听没有结果的时候，全家人都支持媚兰不要灰心丧气。当然，艾希礼没有死在狱中。如果他真的死了，北方佬监狱里的牧师会写信的。当然他快要回来了，不过他所在的监狱离这里远着呢。可不，坐火车也得几天呢，艾希礼如果也像这些人是步行的话……那他干吗没写信呢？唔，亲爱的，你知道现今的邮路是个什么情况--即使在那些已经恢复了的地方也很不可靠；丢三落四的。不过也许--也许他在回家的路上死了呢。要是那样，媚兰，也一定会有北方佬女人写信告诉我们嘛！……北方佬女人，呸！……媚兰，北方佬女人也有好的呀。唔，是的，是有的！上帝不可能让整个一个民族没有几位好的妇女在里面呢！思嘉，你记得在萨拉托加那一次，我们不是就遇见了一个很好的北方佬女人吗？--思嘉跟媚兰谈谈那个女人吧！"

“好吗，去你的吧！"思嘉答道：“她问我们家养了几只猎狗用来追赶黑人呢！我同意媚兰的看法。无论男的女的，我从没见过一个好的北方佬，不过你别哭，媚兰，艾希礼会回来的。因为要走很远的路，而且可能--可能他没有弄到靴子呢。"想到艾希礼在光脚走路，于是思嘉也快哭了。让别的士兵穿着破衣烂衫，用麻布袋和破毡条裹着脚，一瘸一拐去走路吧，但艾希礼可不行：他应当骑一匹风驰电掣般的快马，穿着整洁的戎装，登着雪亮的靴子，帽子上插着羽毛，威风凛凛地赶回家来。要是设想艾希礼也已经沦落到像这些士兵一样的境遇，那是她把自己大大地贬低了。六月间的一个下午，所有塔拉农场的人都聚在后面走廊上，急切地看着波克将头一个半熟的西瓜打开，这时忽然他们听见屋前车道上马蹄踏着碎石的声音，百里茜没精打采地动身朝前门走去，其余的人留在后面热烈争论，如果门外的来客又是一个士兵的话，究竟要不要把西瓜藏起来，或者留到晚餐时再吃。

媚兰和卡琳在小声嘀咕，说士兵也应当分给一份，可思嘉在苏伦和嬷嬷的支持下示意波克快去把西瓜藏起来。“姑娘们！别傻了，实际上还不够我们自己吃呢，要是外面还有两三个饿急了的士兵，我们大家连尝一口的希望也没有了，"思嘉说。波克紧抱着那小西瓜站在那里，不知究竟怎么办好，这时恰巧听见百里茜在大声喊叫。“思嘉小姐！媚兰小姐！快出来呀！我的上帝！"“那是谁呢？"思嘉惊叫道，一面从台阶上跳起来奔过堂直往外跑，媚兰紧跟着她，别的人也随即一哄而出。

她想一定是艾希礼。唔，也许--“是彼得大叔呢！皮蒂帕特小姐家的彼得大叔！"他们一起向前面走廊上奔去，看见皮蒂姑妈家那那个头发花白的高个子老暴君，正在从一匹尾巴细长的老马背上爬下来，老马背上还捆着一块皮褥当马鞍呢。他那张宽宽的黑脸上，即有习惯的庄严也有看见老朋友的欢乐，两相争斗，结果就使得他额头皱成了几道深沟，而他的嘴却像没牙的老猎狗似的咧开了。人人都跑下台阶欢迎他，不管黑人白人都争着跟他握手，提出问题，但是媚兰的声音比谁都响。“姑妈没生病吧，是吗？”

“没有，太太。只是有点不舒坦，感谢上帝！"彼得回答说，先是严厉地看一眼媚兰，接着看看思嘉，这样她们便忽然感到内疚，可是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她不怎么舒坦，但她对你们两位年轻小姐很生气，而且认真说起来，俺也有气。““怎么，彼得大叔！究竟是什么--"“你们都休想为你们自己辩护。皮蒂小姐不是给你们写过信，叫你们回去吗？俺不是看见她边写边哭，可你们总是回信说这个老种植园事情太忙，回不去吗？"

“彼得大叔，不过--"“你们怎能把皮蒂小姐一个人丢开不管，让她担惊受怕呢？你们和俺一样很清楚，她从没一个人生活过，从梅肯回来后就一直挪着两只小脚走来走去。她叫俺来老实告诉你们，她真不明白你们怎么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把她给抛弃了。"“好，别说了！"嬷嬷尖刻地说，在旁边听人家把塔拉叫做"老种植园"，她便再也按捺不住了。毫无疑问的，一个生长在城里的黑人弄不清农场和种植园的区别。"难道俺没有困难的时候了？俺这里就不需要思嘉小姐和媚兰小姐而且需要得厉害？皮蒂小姐要是真的需要，怎么没去请求她哥哥帮助呢？”

彼得大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我们已经多年不跟享利先生打交道了，何况我们现在已老得走不动了。"他回过头来看着几位姑娘。她们正强忍着笑呢。"你们年轻小姐们应当感到羞耻，把可怜的皮蒂小姐单独丢在那里。她的朋友半数都死了，另一半住在梅肯，加上亚特兰大到处都是北方佬大兵和新放出来的下流黑人。"两位姑娘硬着头皮尽量忍受着彼得大叔的谴责，可是一想到皮蒂姑妈会打发彼得来责备她们，并要把她们带回亚特兰大去，便觉得有点太过份，实在克制不住了。她们不由得前俯后仰地大笑起来，彼此靠着肩膀才没有倒下去。自然，波克、迪尔茜和嬷嬷听见这位对她们亲爱的塔拉妄加诽谤的人受到了藐视，也乐得大声哄笑了一阵。苏伦和卡琳也格格地笑着，连杰拉尔德的脸上也露笑容了。人人都在笑，只有彼得除外，他感到万分难堪，两只笨大的八字脚交替挪动着，不知怎样摆好。

“黑老头儿，你怎么了？"嬷嬷咧着嘴问。"难道你老得连自己的女主人也保护不好了？“彼得深感受了侮辱。“老了！我老了？不，太太！我还能跟往常一样保护皮蒂小姐呢。我逃难时不是一路护送她到梅肯了吗？北方佬打到梅肯时，她吓得整天晕过去，不是我保护着她吗？不是我弄到了这匹老马把她带回亚特兰大，并且一路保护着她和她爸的银器吗？"彼得挺着身子站得笔直，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我不要谈什么保护。我谈的是态度如何。"“谁的态度呢？”

“我谈的是有些人采取的态度，眼见皮蒂小姐独个儿住在那里。对于那些独个儿生活的未婚姑娘人们尽说坏话呢，"彼得继续说，他的话你听起来很明显，皮蒂帕特在他心目中还是个十六岁的丰满迷人的小姐呢，因此她得有人保护不受别人的议论。"我是决不让人家议论她的。不，太太……我已经跟她说过了，我也决不让他请人住进来给自己作伴。我已经跟她说过了。'现在你还有自己的亲骨肉，她们适合来陪伴你呢'，我说。可如今她的亲骨肉拒绝她了。皮蒂小姐只不过是个孩子罢了，而且--"思嘉和媚兰听到这里，笑得更响了，由于支持不住，便一起坐到了台阶上。最后媚兰才把欢乐的眼泪拭掉，开口说话。“我对不起笑了你了，可怜的彼得大叔啊！千真万确的。你看！请饶恕我吧。思嘉小姐和我目前还回不去。也许九月间收过棉花以后我能走成。姑妈打发你一路跑来，难道就是要让这把瘦骨把我们带回去呀？"

被她这样一问，彼得下巴立即耷拉下来，那张皱巴巴的黑脸上也露出又抱歉又狼狈的神情，他突出的下嘴唇即刻缩回去，就像乌龟把头缩进壳底下似的。“我说过我已经老了，媚兰小姐，我一时间干脆忘了她打发我干什么来了，可那是很重要的呢。我给你带了封信来。皮蒂小姐不信任邮局或任何别的人，专门叫我来送，而且--“"一封信？给我？谁的？"“唔，那是--皮蒂小姐，她对我说，'彼得，你，轻轻地告诉媚兰小姐，'我说--"媚兰一只手放在胸口从台阶上站起身来。

“艾希礼！艾希礼！他死了！”“没有，太太！没有，太太！"彼得叫嚷着，他的声音提高到了嘶喊的地步，一面在破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摸索。"这就是他寄来的信。他活着呢，他快要回来了。他--我的上帝！搀住她，嬷嬷！让我--”“你这老笨蛋！不许你碰她！"嬷嬷怒气冲冲地吼着，一面挣扎着扶住媚兰瘫软的身子不让她倒下。"你这个假正经的黑猴子！还说轻轻地告诉她呢！你抱住她的脚，波克。卡琳，托住她的头。咱们把她抬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去。"除思嘉以外，所有的人都围着晕倒的媚兰手忙脚乱，七嘴八舌地大声嚷嚷，有的跑去打水，有的跑去拿枕头，一时间思嘉和彼得大叔两人给留在人行道上没人管了。思嘉站在原来的地方，像生了根似的，她是听到彼得谈起艾希礼时一下跳过来的，可现在也给吓得不能动弹了。只瞪大眼睛望着彼得手里那封颤动的信发呆。彼得像个受了母亲责骂的孩子似的，那张又老又黑的面孔显得十分可怜。他那庄严的神气已经彻底垮了。她一时说不出话来，也挪不动脚，尽管思嘉在心里喊叫：“他没有死！他快回来了！”这消息给她带来的既不是喜悦也不是激动，而是一种目蹬口呆的麻木状态。彼得大叔这时说话了，他的声音犹如自一个遥远的地方起来，既带有哀愁又给人以安慰。

“我们的一个亲戚威利.伯尔先生给皮蒂小姐带了这封信来。威利先生跟艾希礼先生呆在同一个牢房里，威利先生弄到一骑马，所以他很快就回来了。可艾希礼先生是走路，所以--"思嘉从他手里把信抢过来，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媚兰，是皮蒂小姐的手笔，不过对此她毫不犹疑，便把它拆开了，里面一个由皮蒂小姐封入了字条随即掉落在地上。信封里装着一张折叠的信笺，因为被带信人揣在肮脏的口袋里弄得灰糊糊的而且有点破了。艾希礼开头是这样写的：“佐治亚亚特兰大萨拉.简.汉密尔顿小姐转，或琼斯博罗'十二橡树'村，乔治.艾希礼.威尔克斯太太收。"她颤抖地手把信笺打开，默默地读道：“亲爱的，我就要回到你身边来了--"眼泪开始潸然下流，她没法再读下去。她只觉得心在发胀，顿时高兴得无法克制自己了。于是她抓住那封信贴在胸口，迅速跳上台阶，跑进穿堂，经过那间闹哄哄的客厅，径直来到爱伦的办事房。此时塔拉农场所有的人都还拥挤在客厅里为打救不省人事的媚兰忙碌着呢。可思嘉不管这些。她把门关好，锁上，猛地倒在那张下塌的旧沙发里，哭着，笑着，吻着那封信。

“亲爱的，我就要回到你身边了，"她悄悄地念着。人们凭常识也知道，除非艾希礼长了翅膀，否则他要从伊利诺斯回到佐治亚就得走好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过大家还是天天盼望，只要军人在塔拉的林荫道上出现，心就禁不住急跳起来。仿佛每一个破衣衫的人都可能是艾希礼，即使不是艾希礼，那个士兵也许知道一点艾希礼的消息，或者带来了皮蒂姑妈写的一封有关他的信。不分黑人白人，每一次听到脚步声他们就向前面走廊上奔去。只要看到一个穿军服的人影，每个在柴堆旁、在牧场上和在棉花地里劳动的人，就有理由飞跑过去了。收到那封信以后的一个月里，农田里的活儿已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因为谁都不愿意当艾希礼到家时自己不在屋里。思嘉是最不愿意碰上这种情况的人，既然自己如此不安心工作。她也就没法坚持要别人认真劳动了。但是一个一个星期过去，艾希礼还是没有回来，也没有什么消息，于是塔拉农场又恢复了原先的秩序。渴望的心情也只能到这种地步。不过思嘉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那就是担心艾希礼在路上出了什么事。罗克艾兰离这里那么远，可能他获释出狱时身体就十分虚弱或者有病呢。而且他身边无钱，所走过的区域又都是憎恨联盟军的地方。要是她知道他如今在哪里，她倒愿意寄钱给他，把她手头所有的钱都寄去，哪怕让全家的人都饿肚子也罢，只要他能够坐火车赶回来就行了。

“亲爱的，我就要回到你身边来了。”在她刚看到这句话便引起第一阵喜悦中，它好像只意味着他就要回到她身边来了。可现在比较理智而冷静地想起来，才发现他原来是要回到媚兰身边来呢。媚兰最近总是在屋子里到处走动，高兴地唱个不停。有时思嘉恨恨地想起，为什么媚兰在亚特兰大生孩子时竟没有死呀？要是死了，事情就全然不同了！那样她就可以在一个适当的时期以后嫁给艾希礼，将小博也作为一个很好的前娘儿子抚养起来。每当想到这些，她也并不急于向上帝祈祷，告诉他她不是这个意思，她对上帝已不再害怕了。士兵还陆陆续续地来，有时一个两个，有时十几二十个，一般都饿肚子。思嘉绝望地觉得这比经受一次蝗灾还要可怕。这时她又诅咒起那种好客的习惯来。那是富裕时代盛行起来的，它规定对任何一个旅客，不分贵贱都得留下住一晚，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连人带马好好地款待一番。她知道那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可是家里其余的人却不这样想，那些士兵也不这样想，所以每个士兵照样受欢迎，仿佛是盼望已久的客人似的。

士兵没完没了地经过，她的心肠便渐渐硬了。他们吃的是塔拉农场养家糊口的粮食，思嘉辛辛苦苦种下的蔬菜，以及她从远处买来的食品。这些东西得来如此不易，而且那个北方佬皮夹里的钱也不是用不完的。现在只剩下少数的联邦钞票和那两个金币了。她干吗要养活这群饿痨鬼呢？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再也没有保卫她的安全的作用了。因此，她命令波克，凡是家里来士兵，伙食必须尽量节俭一些。这个命令一生效，她便发现媚兰说服波克在她的盘子里只盛上少量的食品，剩下的大部分口粮全给了士兵，自从生了孩子以来，媚兰身体还一直很虚弱呢。“媚兰，你不能再这样了，"思嘉责骂她。"你自己还有病在身，如果不多吃一点，你就会躺倒了，那时我们还得服侍你，让这些人挨饿去吧。他们经受得起，他们已经熬了四年，再多熬一会也无妨的。"媚兰回头看着她，脸上流露出她头一次从这双宁静的眼睛里看到的公然表示激动的神情。

“啊，请不要责怪我！思嘉，让我这样做吧。你不知道这使我多么高兴。每次我给一个挨饿的人吃一部分我的食品，我就想也许在路上什么地方有个女人把她的午餐给了我的艾希礼一点，帮助他早日回家来。"“我的艾希礼。"“亲爱的，我就要回到你身边来了。"思嘉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媚兰注意到从那以后家里有客人时餐桌上的食品丰富了些。即使思嘉每吃一口都要抱怨。有时那些士兵病得走不动了，而且这是常有的事，思嘉便让他们躺在床上，但不怎么照顾。因为每留下一个病人就是添一张要你给饭吃的嘴。还得有人去护理他，这就意味着少一个劳动力来打篱笆、锄地、拔草和犁田。有个脸上刚刚开始长出浅色茸毛的小伙子，被一个到费耶特维尔去的骑兵卸在前面走廊上，骑兵发现他昏迷不醒，躺在大路边，便把他横塔在马鞍上带到最近的一户人家塔拉农常姑娘们认为他肯定是谢尔曼逼近米列奇维尔时从军事学校征调出来的一个学生。可是结果谁也没弄清楚，因为他没有恢复知觉便死了，而且从他的口袋里也找不出什么线索来。

那小伙子长相很好，显然是个上等人家的子弟，而且是南部什么地方的人，那儿一定有位妇女在守望着各条大路，琢磨着他究竟在哪里。何时会回家来，就像思嘉和媚兰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注视着每一个来到她们屋前的有胡子的人那样。她们把这个小伙子埋葬在她们家墓地里，紧靠着奥哈拉的三个孩子。当波克往墓穴填土时，媚兰不住放声恸哭，心想不知有没有什么陌生人也在给艾希礼的长长的身躯同样处理呢。还有一个士兵叫威尔.本廷，也像那个无名无姓的小伙子，是在昏迷中由一个同伙放在马鞍上带来的。威尔得了肺炎，病情严重，姑娘们把他抬到床上时，担心他很快就会进墓地跟那个小伙子作伴。他有一张南佐治亚山地穷白人痢疾患者的蜡黄脸，淡红色的头发，一双没精打彩的蓝眼睛，即使在昏迷中也显得坚忍而温和。他有一条腿被平膝截掉了，马马虎虎地装上了一段木头。他显然是个山地穷白人，就像她们刚埋葬的那个小伙子显然是个农场主的儿子一样。至于为什么姑娘们会知道这个，那就很难说了。可以肯定的是威尔跟许多到塔拉来的上等人比较起来，他决不比他们更脏，或者身上有更多的毛和虱子。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胡言乱语时用的语言决不比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的语言更蹩脚。不过她们也很清楚，就像她们分得出纯种马和劣等马一样，他决不是她们这个阶级的人。然而，这并不妨碍她们尽力挽救他。

在经受了北方佬监狱一年的折磨，拐着那条安装得很糟的木制假腿步行了那么远之后，他已经十分疲惫，几乎没有一点力气来跟痢疾作斗争了。因此他躺在床上呻吟好几天，挣扎着要爬起来，再一次进行战斗。他始终没有叫过母亲、妻子、姐妹或情人一声，这一点是很叫卡琳惶惑不解的。“一个男人总该是有亲人的嘛，"她说。"可他让你感觉到好像他在这世界上什么人也没有了。"别看他那么瘦，他还真有股韧劲呢，经过细心护理，他居然活过来了。终于有一天，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已能认出周围的人来，看得见卡琳坐在他身旁捻着念珠祈祷，早晨的阳光照着她的金黄头发。“那么我到底不是在做梦了，"他用平淡而单调的声音说。“但愿我自己没有给你带过多的麻烦才好，女士。"他康复得很慢，长久静静地躺在那里望着窗外的木兰树，也很少打扰别人。卡琳喜欢他那种平静而自在的默默无言的神态。她愿意整个炎热的下午都守在他身边，一声不响地给他打扇子。

卡琳近来好像没有什么话要说，只是像个幽灵似的灵敏地干着她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看来她时常祈祷，每次思嘉不敲门走进她房里，都看到她跪在床边。一见这情景思嘉就要生气，她觉得祈祷的时代早已过去。要是上帝认为应当这样惩罚他们，他不待你祈祷就会那样做了。对于思嘉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已，她为了得到恩赐便答应要规规矩矩做人，可是在她看来上帝已经一次又一次背约，她就觉得自己对他也没有任何义务了。因此，每当她发现卡琳本来应当午睡或缝补衣服时却跪在那里祈祷，便认为她是规避自己的责任了。有二天下午，威尔.本廷能够在椅子里坐坐时，思嘉对他谈起了这件事。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平淡地说；"思嘉小姐，由她去吧。这使她觉得心里舒服呢。”“心里舒服？"

“是的，她在为你妈和他祈祷嘛。"“'他'是谁？"从那浅褐的睫毛下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平静地看着她。好像他对什么事情都不惊讶或兴奋似的。也许他见过的意外之事太多，再也不会大惊小怪了。对于思嘉不了解她妹妹的心事，他也不认为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他认为它看作很自然的事，正像他觉得卡琳很乐意跟他这个陌生的人说话是很自然的。“那个名叫布伦特什么的人，她的情人，在葛底斯堡牺牲的那个小伙子。”“她的情人？"思嘉简单地重复。"废话！她的情人，他和他哥哥都是我的情人呢。”

“是的，她对我说过。看来好像全县大多数的小伙子都是你的。但是，这不要紧，他被你拒绝以后便成了她的情人，因为他最后一次回家休假时他们就订婚了。她说他是她唯一的喜欢过的小伙子，因此她为他祈祷便觉得心里舒服。"“哼，胡说八道！"思嘉说，隐隐约约感到有根妒忌的小刺扎进她的心里。她满怀好奇地瞧着这个消瘦的青年人，他那皮包骨的肩膀耷拉着，头发淡红，眼神平静而坚定。看来他已经了解她家里边她自己也懒得去发现的情况了。看来这就是卡琳整天痴痴地发呆和默默祈祷的原因。然而，这很快就会过去了。许多女孩子对自己情人乃至丈夫的伤悼到时候都过去了。当然她自己早已把查尔斯忘却了。她还认识一个亚特兰大的姑娘，她在战时接连死过三个丈夫，可到现在仍然不放弃对男人的注意呢。威尔听她讲了这些，直摇头。

“卡琳小姐不是那种人，"他断然说。威尔很欢喜人家跟他谈话，因为他自己没有多少话好说。但却是一个很会理解别人的听话者。思嘉对他谈起许多问题，诸如除草、锄地和播种，以及怎样养猪喂牛，等等，他也对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因为以前他在南佐治亚经营过一个小小的农场，而且拥有两个黑人。他知道现在他的奴隶已经解放，农场也已杂草丛生，甚至长出小松树来了。他的唯一的亲属姐姐多年前便跟着丈夫搬到了得克萨斯，因此他成了孤单一人。不过所有这些，跟他在弗吉尼亚失掉的那条腿相比，都不是使他感到伤心的事了。思嘉最近过的是一段这样困难的日子，整天听着几个黑人嘟嘟囔囔，看着苏伦时骂时哭，杰拉尔德又没完没了地问爱伦在哪里，这时在身边有了威尔，便感到十分宽慰了。她可以将一切都告诉他。她甚至对他说了自己杀死那个北方佬的事，而当他二话不说只称赞她"干得漂亮"时，更是眉飞色舞。

实际上全家所有的人都喜欢到威尔的房里去坐坐，谈谈自己心中的烦恼--嬷嬷也是如此，她本来疏远他，理由是他出身门第不高，又只有两个奴隶，可现在改变态度了。待到他能够在屋里到处走动了，他便着手编制橡树皮篮子，修补被北方佬损坏的家具。他手很巧，会用刀子削刻东西，给韦德做了这孩子仅有的几个玩具。因此韦德整天在他身边。屋子里有了他，人人都觉得安全了，出去工作时便常常把韦德和两个婴儿留在他那里，他能像嬷嬷那样熟练地照看他们，只有媚兰才比他更会哄那两个爱哭爱闹娃娃。“思嘉小姐，你们待我真好，"他说，"何况我只是个跟你们毫无关系过路人，我给你们带来许多麻烦和苦恼，因此只要对你们没有更多妨碍，我想留在这里帮助你们做点事情，直到我得以稍稍报答你们的恩情为止。我永远不可能全部报答。对于救命之恩是谁也偿还不了的。”

这样，他留下来了，并且渐渐又自然而然地让塔拉农场的很好大一部分负担从思嘉肩头转移到了他那瘦骨嶙峋的肩膀上。九月，摘棉花的时候到了。在初秋午后的愉快阳光下，威尔.本廷坐在前面台阶上思嘉的脚边，用平淡而孱弱的声音不断地谈起轧棉花的事，说费耶特维尔附近那家新的轧棉厂收费太高了。不过那天他在费耶特维尔听说，如果他把马和车子借给厂主使用两个星期，收费就可以减少四分之一。他还没有答应这笔交易，想跟思嘉商量后再说。

思嘉打量着这个靠在廊柱上、跟里嚼着干草的瘦个子。像嬷嬷经常说的那样，的确威尔是上帝专门造就的一个人才，他使得思嘉时常纳闷，假若没有他，塔拉农场怎能闯得过那几个月呢？他从来不多说话，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也从不显得对周围正在进行的事情有多大兴趣，可是他却了解塔拉每个人的每一件事。并且他一直在工作。他一声不响、耐心地、胜任地工作着。尽管他只有一条腿，他却干得比波克还快。他还能从波克手里抢到工作，在思嘉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当母牛犯胃痛，或者那匹马得了怪病好像再也不能使唤了，威尔便整夜守着它救治它们。思嘉一经发现他还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之后，便更加敬重他了。因为他早晨运一两筐苹果、甘薯或别的农产品出去，便能带回来种子、布匹、面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她知道这些东西她自己决不能买到，他确实称得上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了。

他渐渐升到了一个家庭成员的位置，晚上就睡在杰拉德卧室旁边那间小梳妆室里的帆布床上。他闭口不谈要离开塔拉，思嘉也小心地从不问起，生怕他走了。她想有时，如果威尔还是个有抱负的男子，他就会回去，哪怕他已经没有家了。但是即使有这种看法，她还是热情地祈祷，希望他永远留在这里。有个男子汉在家里，真方便多了。

她还认为，要是卡琳还有一点点判断力，她应该看出威尔对她是怀着好感的。如果威尔向她提出要娶卡琳，她就会对他感激不尽了。在战前威尔当然不是个合格的求婚者。他尽管不是个穷白人，但根本不属于农场主阶级。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山地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小农，说话时间或有文法错误，也不怎么懂得奥哈拉家族在上流社会习惯上的那些礼貌。实际上思嘉怀疑他究竟能不能算个上等人，最后的结论是不能。媚兰却极力为他辩护，她说任何人，只要能像威尔这样心地善良，又很尊重和体贴别人，他就是上等人家庭的人。思嘉知道，要是爱伦还在，想到自己的女儿竟要嫁给这么一个男人，定会晕过去的。但是思嘉如今被现实所迫，已远远背离了爱伦的教导，那么这种事也就用不着去烦恼了，现在男人可不容易找到呢。可女孩子总得嫁人，塔拉也得有个男人来帮助管理。只是卡琳仍一昧沉溺在她的《祈祷书》里，脱离周围的现实世界愈来愈远，她对待威尔也和对待波克一样亲切，好像理所当然地犹如兄妹一般。“如果卡琳还有一点感激我的意思，知道我一直不爱护她的，她就得跟他结婚，不让他离开这里，"思嘉愤愤地想。“可是，她偏要整天像失魂丧魄似的想那个不见得就认真地喜爱过她的傻男孩。”

“

威尔仍留在塔拉，她也不明白是什么原故，只是发现他对她采取的那种讲求实际的坦率既令人高兴也很有好处。他对迷迷糊糊的杰拉尔德非常恭顺，事实上不过他是把思嘉看作这一家的主人，凡事都听她的吩咐。她赞成他的主意，把马租出去，尽管这样一来，全家就暂时没有交通工具使用了。苏伦尤其埋怨这一点。她的最大喜悦是威尔赶车出门办事时跟他一起到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约尔去玩。她仿佛是全家最受宠爱的一个人，喜欢拜访老朋友，听县里人所有的传闻，并且觉得自己又是以前塔拉的奥哈拉小姐了。苏伦从不放过离开农场到邻居们中去炫耀自己的机会，因为人们还不知道她近来常在家里拔草起床呢。

思嘉心想，我们的漂亮小姐要两个星期不能出外闲逛了，这么一来，只得忍耐忍耐她的抱怨和叫骂了。媚兰怀中抱着婴儿，跟大家一起坐在前廊上，后来又在地板上铺了条旧毯子，让小博在上面爬。媚兰自从读了艾希礼的信以后，每天不是兴高烈地唱歌4 就是急不可等地盼望。但是无论高兴也好不安也好，她显得更加苍白而消瘦了。她毫无怨言地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可是常常生玻老方丹大夫诊断她有妇女病，并且提出了与米德大夫相一致的看法，说她根本不该生小博。他还坦率地指出，她如果再生孩子就活不成了。“今天我在费耶特维尔拾到一样可爱的小东西，"威尔说，"我想你们女士们会高兴看的，便把它带回来了。"他从后面裤袋里摸出那个卡琳给他做的印花布小包，里面衬着树皮，倒也很挺；接着又从小包里掏出一张联盟政府的钞票来。

“你如果认为联盟政府的钞票很可爱，我可决不同意。"思嘉简单地说，因为她一见联盟的钱就气极了。"我们刚刚从爸的衣箱里找到了三千美元这样的钱，嬷嬷就跟在后面要拿去糊阁楼墙壁上的破洞，免得自己受风着凉呢。我想我也会那样做的。那么这种票子便有点用处了。"“'不可一世的凯撒大帝，也人亡物故，变成了泥土'呢，"媚兰面带苦笑说。"思嘉，别那样吧，把票子留给韦德。有一天他会引为骄傲的。"“唔，对专横的凯撒大帝我一无所知，"威尔容忍地说，"不过媚兰小姐，我所理解的和你刚才所说关于韦德的话是一致的。贴在这张钞票背面的是一首诗。我知道思嘉小姐对于诗没有多大兴趣，不过我想这一首可能会使她喜欢。"

他把钞票反过来，那背面贴着一块粗糙的褐色包装纸，纸上用淡淡的土制墨水写了几行字。威尔清了清嗓子，缓慢而艰涩地念起来。“题目是《写在一张联盟钞票上》，"他说。现在在这人世间已毫无用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更是等于零-—它作为一个灭亡了的国家的证物，

朋友，请你保存好并出示于人。出示给那些人，他们还愿意倾听这玩意儿所说的那些爱国志士曾经梦想的关于一个在风暴中诞生但后来毁灭了的自由国家的故事。

“啊，多么动人呀！"媚兰喊起来。"思嘉，你不要把那些钞票给嬷嬷拿去糊墙壁了。它不仅仅是一张纸--就像诗里说的那样，而是'一个灭亡了国家的证物'呢！"“啊，你别伤感了！媚兰！纸就纸，而且我们正缺纸用。嬷嬷又经常抱怨阁楼上的一些墙缝。我就听得厌烦死了。韦德长大以后，我想我会有大量的联邦钞票给她，而不是这些联盟的废纸了。"她们争论时，威尔一直拿那张票子逗着小博在毯子上爬着玩。

这时他抬起头来，用手遮着阳光向车道那边凝望。

“那边来人了，"他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说。"又是个大兵。"思嘉朝他观看的方向看去，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一个有胡子的人从林荫道的柏树底下缓缓走来，他穿着一身褴褛的蓝色混杂的军服，疲乏地耷拉着脑袋，慢腾腾地拖着两条沉重的腿。“我还以为不会再有大兵来了，"思嘉说。"但愿这不是个饿痨鬼。"“他一定是饿了，”威尔简单地说。媚兰站起来。

“我想还是去，叫迪尔茜另外准备一份饭吧，"她说，"并且警告嬷嬷，不要急急忙忙让这可怜虫脱下衣服和--"说到这里她突然打住了，思嘉回过头来看着她，媚兰纤瘦的手紧紧地抓住喉咙，思嘉看得出，仿佛她那里疼极了似的，她那白晰皮肤下的青筋在急急地跳动。她的脸色更苍白，那双褐色的眼睛也瞪大到了吓人的程度。思嘉心想，她快要晕倒了，便连忙跳起来抓住她的胳膊。可是一刹那间媚兰就把她的手甩开，跑下台阶。像只小鸟似的轻盈而迅疾地朝碎石道上飞跑而去，那条褪色的裙子在背后随风飘舞，两只胳臂直挺挺地伸着。接着，思嘉明白了，她像挨了当头一棒。那个人抬起一张长满了肮脏的金黄胡须的脸，停住脚步，站在那里望着房子，好像疲惫得一步也挪不动了，思嘉这时才晕头转向地向后一退，靠在走廊里一根柱子上。她的心脏忽而急跳，忽而停止不动，眼看着媚兰抽抽搭搭地投入那个肮脏士兵的怀抱，他也俯下头去吻她，思嘉满怀狂嘉地向前跑了两步，但威尔拉住她的裙子，拦住了她。“别破坏这个场景，"

他悄悄地说。“你这傻瓜，放开我，放开我！这是艾希礼呢！"他没有松手。“他毕竟是她的丈夫嘛，是不是？"威尔平静地说。这时思嘉低下头，怀着一种又高兴又恼火，但却无能为力的惶惑神情看着他，她从他宁静的眼睛深处感受到了理解和怜悯之情。